

2.第二次移民融合（南北朝～唐初）：唐初時期閩南語應已確立

北方漢人或許受到吳地土著及漢人的排擠，沿江浙海岸漸次南移，到了閩地與土著融合→形成閩地漢人。在南北朝後期福建祖語應已形成；唐初（第7世紀中葉）閩南語應已形成，即以泉州系為主的閩南人及閩南語之祖語（白讀音系統）成形。

3.第三次移民融合（隋唐～五代閩國）：唐末五代之際應已分化出漳州話

青徐移民（小宗）+司豫移民（大宗）+秦雍移民（中宗）+閩地漢人與土著→漸次向南擴散，形成目前之閩南族群。唐高宗總章2年(669年)陳政兄弟與其子陳元光，先後合計帶領府兵6600人及若干官兵眷屬，入漳、潮地區鎮壓土著，事後駐軍屯田定居，為漳州設置之始，故陳元光被漳州系閩南人尊為「開漳聖王」。²唐末黃巢之亂後期，王潮、王審知兄弟帶領光州（今河南省東南）移民集團入閩，建立閩國。唐初及五代這兩股中原移民進入閩南，帶來中古之中原中、西部方言，在與泉州話混合的結果，至少在第9世紀中葉已分出漳州話閩南語次方言。

4.第四次移民融合（五代閩國～南宋末年）：北宋末年應已分化出潮州話

經過唐宋6百年的科舉文讀音之薰陶（閩南語之文讀音主要轉化自唐、宋之官話，也就是中古時期中原之方言），閩南語文白讀音對立的情形確立。北宋之後，廣東與福建納入統一的政權之下，閩南人逐漸向南擴張，第8世紀末以後，閩南移民逐批由漳州進入潮州地區。北宋廣東與福建納入統一的政權之下，兩地的人為障礙消除，至少在北宋初年（第10世紀中葉），應已確立潮州話閩南語次方言及潮州系閩南人。

5.第五次移民融合（南宋末年～明朝末年）：明朝末年分化出廈門話

自南宋以後泉州港逐漸成為國際貿易港，元朝時泉州已經號稱世界第一大港，泉州在這個階段成為閩南的文化、政治、經濟中心。隨著泉州港的逐漸陸化，加上明廷實施海禁的鎖國政策及倭寇侵擾東南沿海，泉州的國際貿易地位沒落。明朝中葉以後，隨著歐洲的「地理大發現」，中國東南沿海的海外貿易重新活絡，但泉州之國際貿易港地位逐漸為廈門所取代，廈門為港口，又地處漳泉交界，因此閩南地區之閩南語大約在明末又由原本的漳州話及泉州話兩大系統，再分化出廈門話（同安話）。廈門話兼具漳泉音的成分，俗稱「漳泉濫」，但仍較偏泉州腔。

6.第六次移民融合（明朝末年～19世紀末期）：閩南人向臺灣及南洋移民

東南沿海自明朝中葉以來，一直倭寇騷擾危害的主要地區，明末清初的鄭、清對抗，清廷對東南沿海各省實施「遷界」政策將沿海居民內遷30華里（約15公里），試圖以經濟封鎖金、廈及臺灣的鄭氏王國，加上三藩之亂的部分戰場也在這個地區。受戰亂影響，首當其衝為閩南及粵東之閩南人被迫外移臺灣、廣東南部、海南島（再分化出海南島的澄邁話）及中南半島。康熙23年(1662)戰事結束，重行「復界」，閩南人得以休養生息。經過50-100年，閩南地區之人口又達到土地贍養力的飽和階段，人口壓力的推力，加上雍正、乾隆兩朝的渡臺禁令稍弛，並允移民攜眷渡臺，此時臺灣又是地廣人稀，土地生產力旺盛，故這兩朝達到是閩南人移民臺灣的最高峰。

²對於陳元光的籍貫有許多學者討論，有云來自河東郡，有說是光州固始縣，也有人懷疑是來自潮州的豪族。

表 4-1、臺灣漢人之主要祖籍地（以清朝中葉的縣級行政區為準）

閩南族群主要分佈區		福州府系 (閩東族群)	客家族群主要分佈區		閩客過渡帶 ^b
漳州府系	泉州府系		嘉應州系	惠州府系	
龍溪(薌城、漳州、清漳。目前與海澄併為龍海) ^a 海澄(含東山) 漳浦(金浦) 雲霄 南靖(蘭水、南漳) 平和(南勝) 長泰 詔安 華安(民國初年設置)	晉江(泉州、晉水、鯉郡[鯉城]、溫陵、刺桐) 惠安(螺陽) 南安(武榮) 同安(銀同)(含金門及廈門) 安溪(清溪) 馬巷廳(自同安分出，含金門及廈門兩島)	福州(榕城。閩縣與侯官縣合併成閩侯縣) 閩清 永泰(永福) 連江 羅源 古田 福清 長樂 屏南	程鄉(梅縣、梅州) 鎮平(蕉嶺) 平遠 興寧(齊昌) 長樂(五華)	惠陽(惠州。含惠東) 歸善 陸豐(含陸河) 海豐 長寧(新豐) 和平 永安(紫金) 龍川 河源 博羅 連平州	漳州府： 詔安 南靖 平和 龍巖州 龍巖 潮州府： 海陽 饒平 潮陽 澄海 惠來 揭陽 寧普 惠州府 海豐 陸豐
永春州系	龍巖州系	興化府系	汀州府系	潮州府系	
永春(桃源) 德化 大田	龍巖(龍岩、新羅) 漳平 寧洋(目前已廢縣)	莆田(興化、莆陽) 仙游(清源)	長汀(汀州、臨汀) 歸化(明溪) 清流 連城(蓮城) 武平 上杭 永定 寧化(黃連)	海陽(潮州、潮安) 澄海(含南澳) 潮陽(含汕頭) 饒平 惠來 大埔(茶陽) 揭陽(含揭西) 寧普 豐順	

^a上表中括弧內地名表示該地的現名或別稱或舊名。

^b一般而言，廣東省沿海為閩南人、內陸為客家人。如以現況而言，廣東省海豐縣全縣有約60萬人，1/3人口說廣東話、1/3說客家話、另1/3說福佬語。



資料來源：改繪自譚其驤主編(1996)：《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

圖 4-2、清代臺灣漢人主要移民原鄉行政區圖

表 4-2、臺閩語腔調系統及其空間分布

	空間分布	方言點舉隅	聲調特色	字辭列舉	備註
海口腔	臺灣中部大甲溪以南至雲林沿海、高雄市紅毛港。	鹿港、清水	1.本調：有陽上調但無陽去調。 2.變調：陰上之變調近似陽平調；陽平之變調近似陰去調。 3.陰上本調值為41。	(1)溪(khue ¹ 或khere ¹) (2)去(khir ³) (3)青(chinn ¹) (4)皮鞋(pher ⁵ ue ⁵) (5)糜(ber ⁵ , be ⁵) (6)熱(luah ⁸) (7)好(hoo ²) (8)農藥(long ⁵ ioh ^{8→8})	1.海口腔舊或名泉州腔，但與典型之泉州腔已有不同。帶有“er”及“ir”韻尾是泉州話的拼音特色。 2.雲林沿海四鄉居民將「糜」唸成“be ⁵ ”，但聲調特色為海口腔。 3.「好」唸成“hoo ² ”是海口腔的一大特色。
偏海腔	臺北盆地西北半部、新竹縣市、苗栗後龍鎮沿海聚落、臺中縣大安鄉。	臺北市大稻埕(非外來居民)、新竹市南寮	1.本調：無陽上調但有陽去調。 2.變調：陰上調之變調近似陽平調；陽平之變調近似陰去調。 3.陰上本調值為41。	(1)溪(khue ¹) (2)去(khi ³) (3)青(chinn ¹) (4)皮鞋(phe ue) (5)糜(be ⁵ , bue ⁵ , me ⁵) (6)熱(luah ⁸) (7)好(ho ²) (8)農藥(long ⁵ ioh ^{8→8})	1.偏海腔的口音特色介於同安話與廈門話之間。 2.安溪及永春人爲主的安溪腔，有“er”但無“ir”韻尾，聲調則近似偏海腔。 3.日常用詞上的「好」均唸成“ho ² ”，作動詞用時作，則唸成“hoo ² ”。 4.後龍沿海聚落之聲調爲偏海腔，拼音爲漳泉混合音。
內埔腔	分布於西部平原內陸地帶、淺山丘陵、臺灣東北角及宜蘭地區。	宜蘭市、南投市	1.本調：無陽上調但有陽去調。 2.變調：陰上之變調近似陰平調；陽平之變調近似陽去調。 3.陰上本調值為53。	(1)溪(khe ¹) (2)去(khi ³) (3)青(chenn ¹) (4)皮鞋(phue ⁵ e ⁵) (5)糜(mue ⁵ ; muai ⁵) (6)熱(juah ⁸) (7)好(ho ²) (8)農藥(long ⁵ ioh ^{8→0})	1.內埔腔舊名漳州腔又稱內山腔，“uinn”韻尾爲宜蘭腔之特色，表現典型漳州腔的唸法。 2.糜唸成(muai ⁵)爲典型之漳州腔。 3.“j”(舌尖濁塞擦音，唸成[dz])爲漳州腔之特色(丁邦新等1997:26)，故以使用內埔腔者發音最爲清晰。 4.內埔腔陰上本調值較海口及偏海腔高。
偏內腔	基隆市、臺中縣、市、彰化縣的內陸鄉鎮市；雲林縣部分鄉鎮。	基隆市、彰化市	1.本調：無陽上調但有陽去調。 2.變調：陰上之變調近似陰平調；陽平之變調近似陽去調。 3.喉塞韻尾丟失 4.陰上本調值53	(1)溪(khe ¹) (2)青(chinn ¹) (3)皮鞋(phue ⁵ e ⁵) (4)園(hng ⁵) (5)糜(mue ⁵) (6)熱(luah ⁸ , juah ⁸) (7)好(ho ²) (8)農藥(long ⁵ ioh ^{8→0})	1.內埔腔混入海口腔或偏海腔者，有稱「偏山腔」者。 2.長輩使用海口腔或偏海腔者，則發成近似“l”(舌尖前邊音)的音；反之唸“j”。 3.基隆市、臺中市等地之部分陽喉塞音入聲字作詞尾時弱化成輕聲，丟失喉塞音(如：農「藥」、音「樂」...)。
通行腔	可視上述的混和腔。通行於公共事務(如歌仔戲、電視、廣播等)，或經二次移民後產生之混和腔。	(1)南部通行腔：臺南市區。(2)北部通行腔：臺北市。(3)高雄及花、東的通行腔	1.北部：聲調似偏海腔；拼音爲漳泉混合但略偏泉音。 2.南部：聲調近似偏內腔；拼音爲漳泉混合但略偏漳音。	(1)溪(khe ¹) (2)青(chinn ¹) (3)皮鞋(phue ⁵ e ⁵) (4)園(hng ⁵) (5)糜(muai ⁵)(南部) (6)熱(juah ⁸ 或luah ⁸) (7)好(ho ²) (8)農藥(long ⁵ ioh ^{8→0})	1.通行腔爲上述的混合腔，未來將成爲臺閩語的共通腔調，但有演變成「北部通行腔」(稍偏海腔)及「南部通行腔」(稍偏內埔腔)兩大系統的趨勢。 2.糜、熱：南部通行腔唸“muai ⁵ ”，“juah ⁸ ”；北部通行腔唸“be ⁵ ”，“luah ⁸ ”。 3.南部通行腔之喉塞音入聲字作詞尾時弱化成輕聲，丟失喉塞音。

董忠司等，2001：5；作者補充調查。

註：臺灣閩南語大同小異，在大分類中總有許多例外的情況，本表作參考，無法放諸四海皆準。

7.第七次移民融合（19世末初以後）：臺閩語獨立發展

泉州話、漳州話、廈門話同爲臺灣閩南人（以下均簡稱臺閩人，客家人則稱臺客人）原鄉的三種主要腔調。但因兩岸政治分立百年，臺灣閩南語（以下均簡稱臺閩語，客家語則稱臺客語，國語則稱臺國語）獨立發展，移民融合及語言的分合主要在島內進行。臺閩語逐漸重整成爲：海口腔、偏海腔、內埔腔、偏內腔、北部通行腔及南部通行腔等六個主要腔調（如表 4-2 所示），但其彼此之間發音的差異性則不及泉州話、漳州話、廈門話三者明顯。且這六個主要腔調有逐漸發展成北部通行腔（以臺北都會區爲核心）及南部通行腔（以臺南—高雄都會區爲核心）兩大系統的趨勢。本文將海口腔、偏海腔及北部通行腔回頭歸納，併稱「偏泉州腔」；將內埔腔、偏內腔、南部通行腔、花東通行腔併稱

「偏漳州腔」。

「糜」(「稀飯」之意)字的發音最能反映臺閩語次方言間的差異，可歸併為偏泉州腔(b群)及偏漳州腔(m群)兩群。

閩南語文讀音(各次方言間差異不大)	「糜」唸成 bi ⁵
泉州腔 → 海口腔(鹿港)	「糜」唸成 ber ⁵
廈門腔及同安腔 → 偏海(口)腔(新竹市)	「糜」唸成 be ⁵ (少數唸 bue ⁵)
北部通行腔(略偏偏海腔)(臺北盆地西半部)	「糜」唸成 be ⁵
偏海腔與偏內腔過渡音(一)(彰化和美、埔鹽)	「糜」唸成 bue ⁵
偏海腔與偏內腔過渡音(二)(後龍沿海村落)	「糜」唸成 me ⁵
漳州腔 → 內埔腔(宜蘭、南投)	「糜」唸成 muai ⁵ (少數唸成 mai ⁵)
偏漳州腔 → 偏內(埔)腔(嘉義市)	「糜」唸成 mue ⁵ (少數唸成 mui ⁵)
南部通行腔(略近內埔腔)(臺南市)	「糜」唸成 muai ⁵
南部少數地區	「糜」唸成 mi ⁵
潮州腔(不確定是否存在於臺灣 ³)	「糜」唸成 moe ¹
客家語(通常使用「粥」;很少用「糜」)	「糜」唸成 moi 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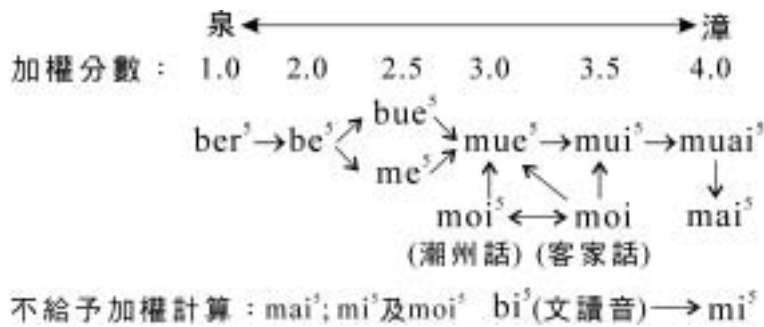


圖4-2、臺閩語之「食(ciah⁸)糜」唸法及語音學的關係脈絡圖

二、客家族群及客家語的形成

從地理的角度觀察及參照客家文獻的說法，客家族群在唐末至宋末400年間，由北而南，由江淮及江南而贛省，由贛省而越過武夷山進入閩地，循著汀江水系南下，漸次向粵東擴散。這樣的遷徙路徑及族群分化過程，從圖1河川的水系網及語言系統的差異是可以判識的。客家人最初寓流在皖、蘇、浙、贛、湘、鄂，必有較長的時間再次與唐末、五代期間南來的北方移民融合，由於地緣的關係，因而吸收了比閩南語更多的唐宋官話，融入到客方言中。

1. 第一次移民融合(秦及西漢~西晉): 原生形態的客家先民

秦始皇及漢武帝駐軍戍守南方後裔與南方土著通婚，形成「原生形態的客家先民」，但是此時應當尚未分化出所謂的「吳(蘇南及浙江)語」、「徽(皖南)」語、「贛(江西)語」、「閩(福建)語」、「湘(湖南)語」、「粵(廣東)語」及「客家語」。這段時期移民融合的僅是客家的先民，無法證實客家人及客家語已經成形。

2. 第二次移民融合(五胡亂華~唐朝末年與五代十國): 次生形態的客家先民

胡人南下擾亂中原，北方漢人被迫南遷，散居在揚州一帶。青徐移民(小宗)+司豫移民(大宗)+秦雍移民(中宗)+吳地土著→散居在江淮及江南一帶，構成吳、徽、贛、閩、粵和客家等語族的

³作者曾經訪問到一位會說潮州話的馬來西亞僑生，將「糜」唸成“moi”。

共同先民。此時吳、徽、贛、閩語應已經初步分化。

3.第三次移民融合（唐朝末年與五代十國～南宋末年）：再生形態的客家先民

客家與閩南人的先民同樣在西晉末年五胡亂華時期進入到江南與吳地漢人及土著融合，其後閩南人的先民沿江、浙沿海，漸次向南遷徙進入福建；客家人的先民則向西南遷，循鄱陽湖水系，進入江西，寓流江西期間，客家人的先祖與江西漢人及土著融合，形成「江西人及客家的共同祖先」。目前漢語中，贛語與客家語的血緣、語言及文化最為接近，可間接證明此一論點。

4.第四次移民融合（南宋末年～明朝末年）：新生形態的客家先民

湘、贛語族群→翻越武夷山與閩地漢人及土著畚（尸ㄊ）族融合→漸次形成目前閩西客家族群，⁴客家人與江西人各自獨立發展。在人口不斷增加之後，循汀江（韓江）流域向粵東擴散，甚至倒流回江西南部。客家人的祖先因為協助南宋政府抵抗蒙古人，被蒙古人屠殺，人口大量損失。殘存的少數客家人與廣東東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的土著畚族融合，在明朝中後期梅州地區的方志已經列出所謂的「客家語」詞、語彙。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廣東東部的三角山區地帶成為客家的核心區（「大本營」），包括清代的贛州府、寧都州（江西省）；嘉應州（廣東省）；汀（去一厶）州府（福建省）等三個府級行政區（圖 4-2）。

5.第五次移民融合（明朝末年～清朝中葉）：現代客家人

客家人經過三百年的休養生息，已使「大本營」不再是草萊未闢的景象，人口逐漸達到土地贍養力的飽和階段，隨之社會經濟分工階層化，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發展，形成獨立的文化區，在人口飽和的壓力之下，逼使客家人大本營以外的地區擴張生活領域。

(1)明末清初：四川居民受到流寇張獻忠的屠殺到十室九空，田地荒廢，生產力低落，清政府鼓勵江西、廣東、福建三省人士集體向湖南省、四川省（當時俗諺：湖廣填四川，兩廣填湖廣）移民，客家人當然包含在內，此一政策適時地紓解「大本營」的人口飽和的壓力。明初～清初 300 年之間，嘉應州籍人士在人口飽和的壓力下，自發地循著地緣關係，自發性逐漸向潮州府、惠州府（廣東省）、漳州府及龍巖州（福建省）等周圍地區擴張。受明朝中葉以後的倭寇騷擾、明鄭王國與清廷對抗、遷界政策及三藩舉事的影響，閩南人及客家人在潮、惠、漳一帶的人口繁衍，應當受相當的限制。三藩平定及「復界」之後，回流之人口仍不足填戰亂損失的人口數，嘉應州籍客家人適時地填補潮、惠、漳三府的人口空白；其次，嘉應州客家人在此同時也向臺灣南部移民，這可以解釋臺灣南部客家人多為嘉應州籍，而少潮、惠、漳籍的原因。

(2)清朝雍正～乾隆年間（280-200 年前）：經過 50~100 年政治及社會安定的休養生息，閩南及粵東地區的土地贍養力逐漸趨向飽和，此時清廷渡臺的政策已經較為鬆綁。在一推一拉的情況下，使得惠、潮籍客家人向桃園、新竹移民；嘉應州籍客家人向苗栗移民；潮、漳、龍巖籍客家人則向臺灣中部移民；汀州籍客家人則向臺北三芝移民。如同閩南人一般，此時期成為客家人移民的最高峰，臺灣客家人的次方言區的分布（如四縣客、海陸客、汀州客、大埔客、饒平客、詔安客）基本上已經確定下來了。

⁴畚族為分佈於贛、閩、粵一帶的土著（目前中國官方的資料僅有 36 萬人，據說絕大部分使用客家語，只存 2 萬餘人仍使用畚族母語），客家人因在遷移過程倖存的壯丁，大量的與畚族女子通婚，使體質發生顯著變化，與周圍其他漢人體質大異其趣，因而受到排擠，在有「喪失漢人身份」的認同危機感下，為凸顯強化其「中原正統漢人」，進而發展出強烈的「中原思想」及維護客語的態度（客家諺語：寧賣祖宗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從體質及文化的調查發現，有愈來愈多的學者認為：客家人其實是贛、閩、粵地區高度漢化的畚族人後裔。

(3)清朝嘉慶～光緒年間(200-100年前):在這百年間,由於閩南及粵東的土地贍養力達到飽和階段,生存的利害衝突加上語言的隔閡,導致廣東、閩南及客家三族群發生嚴重的「土(廣東人及閩南人)客(客家人)械鬥」。持續百年的族群爭鬥,一直困擾閩粵地方政府,清廷除了建立新縣,實施分族而治,同時為安置客家人,誘導客家人移向兩廣偏僻地區開墾;其次,為謀求更好的生活空間,客家人也自發性地向臺灣及南洋移民。此時到臺灣的客家移民的發展條件,已經遠不如之前來臺的移民,除了充任佃農,成為流動性的移民外,就是向竹、苗、南投、嘉義的「內山」地區拓墾,尋找立基的新天地,李喬所著的《寒夜三部曲》就是描述此時期客家人向內山拓墾,創業維艱的景象。

到了清代中葉已後,汀州、嘉應、潮州、惠州、漳州、龍巖已經成為客家人口中的「原鄉」(也稱「祖籍地」)。臺客人通常在祖先牌位(阿公婆牌)及墓碑上刻上「原鄉」的「縣名」作為祖籍地緣的認同標誌(墓碑仍較習慣刻上「堂號」),這種習慣迄今不變。

第二節、臺灣閩、客的堂號及庶民文化的比較

一、臺灣漢人常見的堂號

堂號主要鏤刻或書寫在大廳(公廳)正堂門楣上位置,醒目的提示後人祖先的原籍;臺灣漢人祖先牌位及墓碑所刻的地望多寫祖籍地,少數家族的祖先牌位(臺閩人稱為「公媽(牌)」或「神主牌」;臺客人則稱為「阿公婆牌」或「家神牌」)及墓碑所標示的地望也用堂號而不名祖籍地者。

(一)以郡望為主之堂號來源及地理分布

東漢以來,士族門閥漸漸成形,加上三國魏開始以九品中正取士,到了西晉時士族門閥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從三國鼎立到西晉八王之亂的70-80年間,華北地區基本上是安定,社會的安定當有助於經濟的發展、人口繁衍,更有助於當時士族門閥的地望意識。因此在五胡亂華時期北方士族南遷時以祖居地地望作為堂號的習慣,成為其標明有別於南方住民的一種空間符號。

六朝士族原初所使用之「堂號」基本上有三類:(1)(西晉)郡級(含郡及國)地名(郡望)(相關地理位置可參閱表4-3、表4-4及圖4-1);(2)少數以縣級地名,如蔡姓—濟陽堂、吳姓—延陵堂、翁姓—鹽官堂...;(3)以地理區(含別名)為名,如楊姓之關西堂、賴姓之西川堂等。

從表4-5中明顯可以看出郡級行政區(即唐宋時期之州級、明清時期之州級行政區)是堂號命名的主要依據,少數為縣級地名,更少數才是地理區。可見,郡級行政區是中國中古時期人們作為區隔彼此的地理單元,此後,堂號也就成為漢人為標示其追遠原鄉的空間符號。

表4-3、臺灣漢人的堂號(以隋唐以前的州郡地望為堂號)

堂號	姓氏	堂號	姓氏	堂號	姓氏	堂號	姓氏
敦煌堂	洪(傲煌堂)、(容)	江夏堂	黃、費、(布) ^a	彭城堂	劉、錢、金、(巢)	延陵堂	吳、龔
沛國堂	朱(或沛郡堂)、宋	始興堂	麥	高陽堂	許、耿、(仲孫)	武功堂	蘇、周、連 ^b 、爻
蘭陵堂	蕭(或河南堂)、(繆)	高平堂	范、巴、(郗、瞿)				
豫章堂	羅、涂、涂、(湛)	東陽堂	苗、官、(婁、樓)	鹽官堂	翁(或錢塘堂)	內黃堂	駱、(路)
北地堂	傅	濟陰堂	丁、左、卞、(卻)	新安堂	古(或新平堂)、余	昌平堂	孟(或不陵堂)
武陵堂	顧、華、龍	隴丘堂	梁	博陵堂	崔、邵	燕山堂	(竇)
業郡堂	岳(或山陽堂)	滎陽堂	鄭、潘、毛、(干)	千乘堂	倪	浚儀堂	喬(或梁國堂)
海陵堂	查(或濟陽堂)	廬江堂	何、(況)	洛陽堂	江、古、蔡	西平堂	池(或西河堂)
魏郡堂	申	東山堂	謝(與寶樹堂同)	臨濮堂	施(施姓總堂號)	會稽堂	夏、(賀、虞、鍾離)
桂陽堂	區(或陝郡堂)	東平堂	花、(沐、原)	山陽堂	鞏	平安堂	司徒(或越郡堂)

表 4-3、臺灣漢人的堂號（以隋唐以前的州郡地望為堂號）（續）

堂號	姓氏	堂號	姓氏	堂號	姓氏	堂號	姓氏
遼西堂	項	張掖堂	(烏)	江陵堂	楚、熊(或南昌堂)	晉陽堂	唐、匡、(景)
許昌堂	(叢)	南安堂	(家)	松陽堂	(瞿、豐、勞)	虢郡堂	(晉)
臨海堂	(屈、戈)	黎陽堂	(桑、璩、郁)	安陽堂	(蓋)	淮南堂	(越[或晉陽堂])
平昌堂	(紅)	遼東堂	(佟)	平原堂	(芮、東方、雍)	鄆城堂	(初)
天竺堂	(薩、迦)	濮陽堂	(汲)	晉陵堂	(英)	齊郡堂	(甯、寧、晏)
襄陽堂	(蒯、習)	長葛堂	(哈)	薛郡堂	(海)	開封堂	(滕)
安平堂	程、(臺)	玉田堂	(陽)	建安堂	(練)	南海堂	(招、洗)
泰山堂	(羊)	趙郡堂	(兆、肇)	新蔡堂	(鄺、冷、甫)	零陵堂	(永)
弘農堂	楊(或關西堂)、馮、譚、(牧)	始平堂	龐(或南安堂)、翁、馮(或杜城堂)	鉅鹿堂	魏、廖、莫、(牟、舒)	范陽堂	簡、盧、燕、鄒、厲、(祖)
中山堂	湯、藍、(郎[或北海堂]、仲、甄、蘭)	武威堂	廖、賈、石、(安[或姑臧堂]、索)	下邳堂	余(或新安堂)、關、(皮、葉)	清河堂	張、傅、房、崔、(革、隋、隨、貝)
東海堂	徐、戚、于、(臧、竺、糜、有、留)	代國堂 代郡堂	單(或河南堂)、(豆 ^c 、和)	梁國堂 梁郡堂	葛(或頓丘堂)、談、喬、(西門、墨)	瑯琊堂	顏、雲、(王、支、帥、諸(葛)、仇、苻)
臨安堂	(冷[或新蔡堂]、力、回)	譙國堂 譙郡堂	曹、戴、(奚、夏侯、敖、桓)	樂安堂	蔣、孫、任、(榮、仲、兀)	上谷堂	侯、谷、(麻、榮、成、燕)
河間堂	詹、章、俞、凌、邢[或北海堂]、畢	平原堂	陸、(芮、明、常、東方)	上黨堂	連、鮑、樊、包、(軒、轅、堯)	東魯堂	曾(或魯國堂、魯陽堂)、孔、顏、(端木)
平陽堂	巫、汪、仇、歐、饒、(勾、柴、鳳)	安定堂	胡、伍、(蒙、席、皇甫)				
馮翊堂	游、雷、武、焦、吉、寇、(黨、益、魚)	陳留堂	謝(或會稽堂、東山堂)、阮、(虞、伊、茅、邊)	南昌堂	辜、余、余(或新鄭堂)、熊、(漆、幸、鄔)	丹陽堂	甘(或渤海堂)、陶(或潯陽堂)、包、(杭、強)
廣平堂	游、程(或安平堂)、賀、屠、荆(或廣陵堂)、(遠、貢)	渤海堂	高、歐陽、甘、裘、吳(客家)、刁、凌、季、(石、居、封)	潁川堂	陳、賴(或西川堂)、鍾、葛、韓、(鄔、晁、烏、庾)	南陽堂	葉、鄧、白、韓、卓、岑、仇、樂、(翟、宗、陰、姬)
鳳陽堂	明太祖朱元璋族裔，朱元璋原籍濠州鳳陽縣(明代改為鳳陽府)。	汝南堂	袁(或陳郡堂)、周、梅、藍、沙、齊、殷、(翟、言、危、盛、衡、應)	吳興堂	沈、施(或臨濮堂)、姚、尤、聞、邱(丘)、(水、鈕、明、胥、鈕、慕、沛)	隴西堂	李(或河東堂)、彭(宜春堂)、董、關、牛、辛、(邊、米、禹、時、閔、權)
雁門堂	田(或北平堂)、辛(或隴西堂)、董、解、文、(農、慕容、薄、餘、渠、品)	魯國堂	曾、孔、唐(或晉昌堂)、顏(或瑯琊堂)、季(或壽昌堂、渤海堂)、(車、邴)	濟陽堂	蔡、丁、江、柯、柯(或錢塘堂)、易、(查、卞、長孫、羿、東門、風 ^c)	汾陽堂	郭子儀族裔。唐室封子儀為汾陽公。汾陽其地在今山西省太原市陽曲縣。
河內堂	馬、司馬、畢(或河間堂)、(南、宮、南宮、南門、茹、荀、苟、平、山、剛、長、新)	天水堂	莊、趙、秦、姜、狄、尹、艾、嚴、紀(或襄平堂)、關、(皮、秋、桂、權、上官、那)	西河堂	林(或濟南堂、岐陽堂)、卜、宋(或京兆堂)、毛、池、卓、(貫、靳、樂、蘄、槐、申屠)	扶風堂	萬、魯、竇、馬、(祁、班、井、公孫、芮、法、戎[或江寧堂]、惠、綠、祿、秉)
太原堂	王、溫、郭、易、孫、秦、祝、閻、郝、霍、管、武、宮、祁、(宇文、尉遲、遲、師、帥、伏、亢、沃、羊、宓、薄、郁、胥、咎、索)	河南堂	邱(丘)、蕭、方、梁、陸、章、于、寇、單、元、穆、雲、利 ^c 、褚、向、(司馬[或河內堂]、平、山、庫、維、宇、稽)	京兆堂	杜、宋、史(樂陵堂、宣城堂)、段、康、黎、韋、商(全、冷、別、車、百里、中、郤、於、鄧、尙、米、計、扈、歸)	河東堂	柳、呂(或東萊堂)、衛、薛、裴、(戈、宗、毋、伯、宮、蒲、聶、廉、儲、展、令狐、清、智、聶、闕、胤)

^a有小括弧者非臺灣地區常見之姓氏—堂號對應者。

^b以武功為堂號之周、連二姓均為避禍而自蘇姓分出（即與武功蘇姓源出一脈）。

^c臺灣原住民中有此姓者。

資料來源：田野調查；王國璠，1981：264-331；陽晴等，1991：4-8；網路檢索資料。

表 4-4、堂號與祖居地行政區（以西晉行政區為主）之對應

堂號	移出地行政區	對應之目前行政區及地理位置	堂號	移出地行政區	對應之目前行政區及地理位置
遼東堂	平州遼東國	遼東半島	梁國堂	豫州梁國	河南省中部商丘市一帶
襄平堂	遼東國首府	遼寧省遼陽市	潁川堂	豫州潁川郡	河南省中部許昌市~漯河市一帶
遼西堂	平州遼西郡	河北省東北部灤河下游平原	許昌堂	潁川郡治	河南省中部許昌市
玉田堂	薊州境內(唐)	河北省北部玉田縣一帶	長葛堂	潁川郡長葛城	河南省中部長葛縣(許昌市旁)

表 4-4、堂號與祖居地行政區（以西晉行政區為主）之對應（續一）

堂號	移出地行政區	對應之目前行政區及地理位置	堂號	移出地行政區	對應之目前行政區及地理位置
代國堂	西漢初代郡之原行政區	河北省西北部內外長城間之地	宜春堂	①汝南郡宜春縣 ②豫章郡宜春縣	①河南省南部汝水流域？ ②江西省西北部宜春市？
上谷堂	幽州上谷郡	河北省北部內外長城(居庸關)間	新蔡堂	汝陰郡新蔡縣	河南省中南部新蔡縣
燕山堂	薊州境內(遼)	河北省北部燕山山脈南麓一帶	南陽堂	荊州南陽國	河南省南部南陽市一帶
昌平堂	幽州燕國	北京市昌平縣	汝南堂	豫州汝南郡	河南省南部汝河流域
北平堂	北平郡(三國)	河北省東北部唐山市一帶	清河堂	冀州清河國	山東省西北部臨清市一帶
范陽堂	幽州范陽國	河北省東北部涿縣一帶	平原堂	冀州平原國	山東北部黃河口北岸德州一帶
越郡堂	越郡(隋)	河北省中西部越縣一帶	濟南堂	青州濟南郡	山東省濟南市一帶
鉅鹿堂	冀州鉅鹿國	河北省中西部鉅鹿縣一帶	平陵堂	濟南郡境內？	山東省濟南市附近？
中山堂	冀州中山國	河北省中西部定縣一帶	齊郡堂	齊郡(北魏)	山東省北部臨淄縣一帶
高陽堂	冀州高陽國	河北省中部高陽縣一帶	東平堂	兗州東平國	山東省西北部東平縣一帶
博陵堂	冀州博陵國	河北中部饒陽、深、安平等縣	鄆城堂	東平郡治(隋)	山東省西北部鄆城縣一帶
河間堂	冀州河間國	河北省任丘與河間等縣境	頓丘堂	司州頓丘郡	魯、豫、冀三省交界地帶
渤海堂	冀州渤海郡	河北省中南部渤海灣一帶	高平堂	兗州高平國	山東省西部巨野~微山湖間之地
廣平堂	司州廣平郡	河北省西南部邯鄲市一帶	樂安堂	青州樂安國	山東省東北部黃河口南岸一帶
趙郡堂	趙郡(北魏)	河北省南部趙縣一帶	東萊堂	青州東萊郡	山東半島東部及北部海岸地區
安平堂	冀州安平國	河北省南部冀縣一帶	安平堂	平安國(西漢)	山東省東北部黃河口南岸一帶
雁門堂	并州雁門郡	山西省北部內外長城間之地	千乘堂	樂安郡千乘縣 (三國)	山東省東北部黃河三角洲高青縣一帶
晉昌堂	并州新興郡	山西省東北部渾沱河谷盆地	北海堂	青州北海國	山東膠萊谷地濰坊市到膠東縣
太原堂	并州太原國	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	泰山堂	兗州泰山郡	山東省中部泰山山地四周地區
晉陽堂	太原之別稱	山西省中部太原市	平昌堂	青州城陽郡	山東半島西南部一帶
汾陽堂	太原國陽曲縣	太原北郊陽曲縣(郭子儀族裔)	濟陰堂	兗州濟陰郡	山東省西部定陶縣一帶
平陽堂	司州平陽郡	山西省中南部臨汾盆地	東魯堂	豫州魯國	山東省中西部古魯國地(孔子故鄉曲阜一帶)
西河堂	并州西河國	山西西部黃河支流三川河流域	魯國堂		
河東堂	司州河東郡	山西省西南部安邑盆地	薛郡堂	薛郡(秦)	山東省西南部微山湖一帶
上黨堂	并州上黨郡	山西省東南部長治盆地	蘭陵堂	蘭陵郡(東晉)	山東省西南部棗莊市
安平堂	安平郡(北魏)	山西省東南部沁水流域	瑯琊堂	徐州瑯琊國	山東省西南部沂水中下游地區
敦煌堂	涼州敦煌郡	甘肅省河西走廊西部敦煌一帶	淮南堂	揚州淮南郡	安徽省北部淮南市及蚌埠市等
燉煌堂	沙州燉煌(唐)				
張掖堂	涼州張掖郡	甘肅省河西走廊中部張掖一帶	鳳陽堂	鳳陽府(明)	安徽省鳳陽縣(明太祖族裔)
姑臧堂	張掖郡治				
西平堂	涼州西平郡	青海湟水流域(西寧市一帶)	廬江堂	揚州廬江郡	安徽省中部巢湖~長江北岸之地
隴西堂	秦州隴西國	甘肅省東部隴西盆地	宣城堂	揚州宣城郡	安徽省皖浙丘陵青弋江流域區
南安堂	秦州南安郡	甘肅省渭河上游天水之西一帶	新安堂	揚州新安郡	安徽省皖浙丘陵新安江流域區
天水堂	秦州天水郡	甘肅省(渭河上游)天水市一帶	東海堂	徐州東海郡	江蘇省東北部地區
安定堂	雍州安定郡	甘肅、陝、寧夏(自治區)交界地	彭城堂	徐州彭城國	江蘇省西北部徐州市一帶
新平堂	雍州新平郡	陝西省中部銅川西邊涇河上游	下邳堂	徐州下邳國	江蘇省西北部徐州市東南方
北地堂	雍州北地郡	陝西省中部銅川市一帶	海陵堂	廣陵郡海陵縣	江蘇省長江北岸泰州市一帶
馮翊堂	雍州馮翊郡	陝西渭河盆地渭河北洛水下游	丹陽堂	揚州丹陽郡	南京市至安徽省蕪湖市間
關西堂	地理區名稱	河南省涵谷關之西	晉陵堂	毗陵郡治	江蘇省常州市(揚州境內)
武功堂	始平國武功縣	陝西省武功縣境(西安市正方約100公里處)	武陵堂	荊州武陵郡	湖南省中西部沅江流域
始平堂	雍州始平國	陝西渭河盆地渭河南岸地區	延陵堂	揚州毗陵郡延陵縣	江蘇省蘇州市一帶
扶風堂	雍州扶風國	陝西渭河盆地渭河北岸地區	襄陽堂	荊州襄陽郡	湖北省中北部襄陽一帶
京兆堂	雍州京兆郡	陝西省西安市一帶(渭河南岸)	江陵堂	江陵為荊州治	湖北省中部臨長江地區(江陵市)
杜城堂	京兆郡杜城縣	陝西省西安市東南郊	江夏堂	荊州江夏郡	湖北省漢水下游地區(漢口市)
黎陽堂	①黎陽郡(北魏) ②新安郡黎陽縣	①河南省東北部浚縣？ ②安徽皖浙丘陵新安江流域？	潯陽堂	九江郡治(隋)	江西省鄱陽湖~長江之間的地區
安陽堂	魏郡安陽縣	河南省北部安陽市	章豫堂	揚州章豫郡	江西省北部南昌市一帶
內黃堂	魏郡內黃縣	河南省東北部內黃縣	南昌堂	章豫郡治	江西省北部南昌市
鄴郡堂	鄴郡為司州魏郡之別稱	冀省西南~豫省東北部間，磁縣、大名、內黃、滑縣及安陽市等地	吳興堂	揚州吳興郡	浙江省太湖~杭州灣之間
魏郡堂			臨安堂	吳興郡臨安縣	浙江省中北部臨安縣(杭州西邊)
臨濮堂	兗州濮陽國	河南省北部濮陽縣一帶	鹽官堂	揚州吳郡鹽官縣	浙江省杭州灣北岸
洛陽堂	河南郡洛陽(魏及西晉首都)	河南省洛陽市	會稽堂	揚州會稽郡	浙江省紹興市及寧波市一帶
弘農堂	司州弘農郡	河南省西北部黃河南至洛水間	東山堂	會稽郡境內	浙江省紹興市附近上虞縣境內
			壽昌堂	揚州吳郡	浙江省富春江中上游河谷地帶
			松陽堂	臨海郡松陽縣	浙江省靈甌江上游麗水縣地帶
			東陽堂	揚州東陽郡	浙江省信安江河谷(金華市一帶)

表 4-4、堂號與祖居地行政區（以西晉行政區為主）之對應（續二）

堂號	移出地行政區	對應之目前行政區及地理位置	堂號	移出地行政區	對應之目前行政區及地理位置
陝郡堂	陝州(唐)		臨海堂	揚州臨海郡	浙江靈江流域及甌江上游地帶
魏郡堂	魏州(唐)	河南省西北部三門峽市一帶	桂陽堂	①荊州桂陽郡 ②始興郡桂陽縣	①湖南省東南部湘江上游地區？ ②廣東省西北部連縣？
河內堂	司州河內郡	河南省北部沁水下游地區	零陵堂	零陵郡(漢)	湖南省零陵縣一帶
山陽堂	河內郡山陽縣	河南省北部焦作市附近	建安堂	建安郡(三國)	福建省全部(以建甌縣為中心)
河南堂	司州河南郡	河南省中西部洛陽盆地一帶	始興堂	廣州始興郡	廣東省北江流域(韶關一帶)
陳留堂	兗州陳留郡	河南省東北部(開封以東之地)	南海堂	廣州南海郡	廣東省中部(以廣州為中)
浚儀堂	陳留郡浚儀縣	河南省中部開封市	天竺堂	天竺	西北印度
濟陽堂	陳留郡濟陽縣	河南省開封市東50公里蘭考縣	西川堂	地理區名	陝西省南部漢水谷地
滎陽堂	司州滎陽郡	河南省中北部鄭州市一帶	岐陽堂	地理區名	陝西省渭河流域岐山之陽
開封堂	滎陽郡開封縣	河南省中部開封市南20公里處	沛國堂	豫州沛國(西晉)	江蘇省沛縣東南部至安徽省東北部
譙國堂	豫州譙國(西晉)；譙郡(北魏)	河南省東南部	沛郡堂	沛郡(西漢)	
新鄭堂	滎陽郡新鄭縣	河南省中北部新鄭縣			

表 4-5、以唐、宋以前地望為名的堂號命名之來源

	郡級行政區	縣級行政區	地理區名	無法確認	總計
堂號所佔的%	65.4	26.3	5.3	3.0	100.0

資料來源：統計自表 4-4。

從表 4-5 的統計：西晉及其以前（西晉無此行政區地名）地望為堂號的佔表 4-4 總數的 82.8%；西晉以後（西晉無此行政區地名）的地望佔 12.7%；以地理區的佔 4.5%，可見五胡亂華確實是造成中國北方之土族南遷的最大影響因素。

當南遷各土族幾經開枝散葉及世代交替之後，原有以地望為堂號的成規已經無法滿足某些家族，作為突顯其特殊出身及誇耀光榮事蹟的表徵，依個別事例，就有自立堂號的情況衍生，如東晉謝安族裔以「寶樹」（「寶樹」名稱來自典故而非地望名）或「烏衣」為堂號，唐代郭子儀被封為汾陽公，子孫便以「汾陽」為堂號。

更少的個案，如洪姓的堂號通常是「敦煌堂」，「敦煌」在各朝各代中只有唐代稱為「燉煌」（判讀自《中國歷史地圖集》），由此可推，在臺灣以「燉煌」為堂號之洪姓，有可能是在安史之亂以後，唐室對河西走廊失去控制，才輾轉南遷到閩南及粵東。翁姓的鹽官堂與錢塘堂，前者是西晉的縣名，而後者是隋朝時割土另立的郡縣，鹽官縣則改隸錢塘郡。

表 4-6、臺灣漢人的堂號（以閩南、粵東及姓氏發跡地為地望命名的堂號）

堂號	姓氏	堂號	姓氏	堂號	姓氏	堂號	姓氏
泉勝堂	臺中清水泉州王姓移民所立堂號。	晉江堂	楊姓。來自晉江的楊姓[竹北市]。	崙峰衍派	福建省石獅市崙後村之黃姓。	東石傳芳	彰化線西鄉黃姓。取祖籍晉江東石鄉名。
龍田祖祠	臺南縣七股鄉篤加邱姓 ^a 。	登嶼流芳	金門西山前李姓移民自大登島而名。	漳湖衍派	開漳聖王陳元光族裔。	平和堂	彰化永靖鄉賴姓。取原鄉漳州平和縣名。
		潯海(潯江)衍派	來自晉江的施、粘、何等姓(分布以鹿港為中心之中部沿海為主) ^b	紫雲堂	唐代泉州人黃守恭之族裔，臺灣地區以此為堂之黃姓頗多 ^c	開閩(或開閩堂) ^d	為五代閩國王姓皇族裔在大廳上所掛燈籠之燈號，以「開閩」顯示其出身。
白水堂	全氏之先出於泉地(洛陽泉亭)，子孫拆字為「白水」以名堂。	陶渭流芳 ^e	桃園縣新屋鄉范姜古厝群之堂號，范姜姓是在臺獨創的姓氏。	燕樓堂	臺北市社子李家以其先世在唐朝時居燕京東角樓，故此而別於其他支派。	儒林堂	張林為張姓望族所居，張林位於泉州城南15公里處，周遭小山環繞。故以「儒林張氏」傳世。
梅鏡堂	梁克家所創。梅鏡為泉州府南安縣(今南安市)境內地名。為目前臺灣大多數梁姓之	龍山堂	臺灣許多曾姓是五代閩國會世延族裔。世延由光州固始縣遷居晉江西天龍頭	清武堂	張廖。張元子入贅廖三九而姓廖。取張之清河及廖之武威堂字首合併。生為廖家	龍塘世第	龍塘山為泉州南安縣的郊山，如臺灣許多姓氏，如王、李等，均發跡於該處，故以地為堂

分堂號。		山，以龍山為堂號。		人，死為張家鬼。		號名。
------	--	-----------	--	----------	--	-----

^a臺南縣七股鄉篤加村邱姓先祖邱乾成於乾隆13年(1748)自漳州府海澄縣永泰鄉新興里新鞍庄(現屬廈門市)來台，輾轉定居該地。以有曾姓入贅新鞍邱家，曾氏堂號「龍山」，邱乾成在新鞍屬「田房」，故來台以「龍田」為堂號。篤加邱姓最特殊之處，在於它的道地「單姓聚落」(傳說外姓入贅篤加多不長命，以是外姓無人敢進住，至今村內有95%以上為邱姓同宗。)，在臺灣地區可說是絕無僅有的。(資料來源：邱利秦(2001)「鄉土教育」期末報告)。「邱家莊」的形成是個謎團，有些學者懷疑，篤加邱姓或許與平埔族有些牽連(臺南地區西拉雅族中有篤加社)。然而，真相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b鹿港施姓另有重要一支派，係移民自晉江之錢江，故稱為「錢江衍派」。「衍派」指某姓的某一支派所凡繁衍的裔孫，通常因某姓在某地開基，便以開基地為堂號；或以開基始祖字號為堂號。

^c范姜為范、姜兩姓合併之複姓，全臺之「范姜」姓皆自桃園縣新屋開枝散葉。范姓發源山東定陶附近，姜姓源於渭河上游天水郡(或謂范姜遠祖乃陶唐之後，又封在渭水)，故稱「陶渭流芳」。臺灣此類之複姓較著名者尚有臺中市西屯等地的「張廖」姓(張姓入贅廖家；而源出同脈的雲林縣西螺廖姓則採「生廖死張」一即生時姓廖墓碑姓氏改用張姓模式，俗稱「雙廖」，也是較特殊的例子)及高雄縣大寮鄉之「張簡」姓(簡姓入贅張家守寡媳婦)。新竹市埔頂里之黃呂姓透過領養關係將黃、呂合併成「黃呂」複姓。

^d燈號的意義類似堂號，為閩人大廳所掛燈籠上所書之文字，通常是堂號或吉祥語。五代中閩國開國者王潮、王審邦、王審知兄弟之族裔，以「開閩」為燈號(也有作為堂號)是較為特殊者(參見王世慶，1980)。

^e據聞泉州開元寺(建於西元687年)，原址本為黃守恭的桑園，黃守恭捐地建寺。據說建寺當時，有紫雲盤桓繚繞，因此在落成後便將前殿命名為「紫雲殿」。黃家為了紀念這段因緣，也將堂號改為紫雲，沿用至今。

資料來源：作者田野調查；網路檢索資料。

(二)自立堂號的案例分

有別於上述以「祖居地」為堂號的類型，以閩南、粵東地名為堂號的數量雖然較以「祖居地」為堂號者來得少。但是所指涉的已經是另外一層區別我群及他群的空間符號，是一種以閩南、粵東及臺灣為認同對象的「在地化」行動的體現，其鄉土性尤較表 4-3 為鮮明。

此用此類堂號之宗族所佔之人口絕對數雖然不多(也比較不易確認)，但其命名有相當的自由度與隨機性，因此此類堂號數量卻是多不可勝數，通常有其個別的典故來源，作者僅能就所蒐集及篩選較著名者列出。不過我們仍可歸類出幾種類型：

1.以祖籍地名為堂號

可再區分為以名、縣名(或別稱)、鄉名、小地區名等四小類。如泉勝堂、晉江堂、東石傳芳、漳湖衍派、石龜衍派⁵、登嶼流芳等。

2.複合堂號

通常是將兩個姓氏之堂號分別取其第一字為堂號。這類堂號比較容易辨識，往往一猜便知。如陶渭流芳、清武堂、河江世第、三五堂等。

3.以非地望所自立的分堂號

包括以開基祖之字號為堂號、以特殊典故為堂號、以店號、以吉祥語為堂號、忠義傳家的惕勵語為堂號等。如光裕堂、六桂堂、安泰堂、永安居、忠孝堂等。

表4-7、臺灣漢人的堂號(不以地望命名堂號而自立的分堂號)

堂號 ^a	姓氏	堂號	姓氏	堂號	姓氏	堂號	姓氏
忠孝堂	岳飛後裔。以其生平忠孝節義為訓。	六桂堂 ^b	洪、江、翁、方、龔、汪等六姓。	孫武子房	竹北市孫宅。取春秋末年孫武族裔之意。	安泰堂 ^c	取住居「大安」與店號「榮泰」合稱。
繩武堂	彰化縣永靖鄉古蹟「餘三館」所在的陳氏家廟。	黎照堂 或天祿堂	劉姓(西漢劉向裔孫以劉向於天祿閣注經之典故而得)。	百忍堂 ^d	以唐代張公藝九世同堂，唐高宗贈「百忍」而為堂號。	光裕堂	苗栗縣西湖鄉彭姓(以開基祖字號為堂號)
問禮堂	新竹竹北市六家林姓宗族。取「林放問	桓忠堂 ^f	彰化福興鄉頂粘(頂粘村)及下粘(頂粘村)粘	紫荆堂 ^g	新竹縣新豐鄉坑子口田厝田姓宗族之堂	三五堂 ^h	屏東佳冬鄉六根村曾、涂兩姓合用堂

⁵彰化縣沿海一帶，尤其是鹿港居民，其祖先來自泉州府(尤其是晉江縣)的比例甚高，以縣級行政區為祖籍地的空間符號，已不足以區隔「我群—他群」，故多用縣級以下的地名為祖籍地及堂號，如薛谷(衍派)、紫雲、石龜、后宅、崙峰、瑤林、石湖、塘市、前坑...等。

	禮」之意。		姓堂號。		號。		號。
忠恕堂	曾姓。取論語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之語。	紫陽堂	南宋朱熹人稱「紫陽先生」，故子孫以此為堂號。	三槐堂 (三槐挺秀)	鹿港瑤林街。宋代王祐後裔，取庭中有三棵槐樹之意。	帶草衍派(書帶草堂)	關西鎮等鄭姓(因庭中長書帶草帶來吉祥[中科學]之意)
寶樹堂	東晉謝安族裔，臺灣謝姓甚多以此為堂號。取「謝家之寶樹」典故。	團圓堂 (原稱芳山堂)	彰化縣社頭鄉劉宅。以多護龍合院外型暨祈求宗族和睦團圓之意。	四知堂	東漢大儒楊震後裔。取家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四知之意。	荔枝流方	北宋莆田閩人蔡襄，曾任官惠安，建洛陽橋，著有《荔枝譜》，子孫以此為堂號。
香山堂	唐朝詩人白居易之後裔。白居易自號「香山居士」，子孫以此為堂號。					永安居	座落於臺北縣深坑鄉萬順村黃宅，落成1915年，為三級古蹟。
愛蓮堂	北宋大儒周敦頤族裔，取其文「愛蓮說」之名。彰化縣伸港鄉泉厝村周姓以此為堂號。	星聚堂或德星 、德興 、德聚堂	陳姓。取「德星聚奎，五百里內有賢人聚」的孝義典故。臺灣地區陳姓以此為分堂號者甚多。	鐵漢家聲	新埔枋寮劉宅堂號。「鐵漢家聲」是指宋朝劉安世與明朝劉公鐸兩人不畏強權，世人尊為鐵漢。	立雪堂 (明道堂、伊川堂)	程頤、程灝兄弟之裔孫。二程講學，遲到者站門外侍聽的「程門立雪」典故。

^a以下為不以郡名(郡號)或地望為堂號而自立堂號，所佔數量甚多，以下僅列舉已蒐集較有趣或著名者。

^b「六桂堂」的來源是宋朝時泉州人翁乾度分別給他的六個兒子六個不同的姓，依序為洪、江、翁、方、龔、汪。此六姓後裔為避免譜系混淆，共立「六桂堂」為堂號。六桂堂是華人世界相當著名的堂號，尤其是閩、粵、臺灣及南洋等地。

^c新店大坪林林姓安泰支房以「榮泰」為店號，在今北市大安區興建大厝：「安泰堂」，乃林安泰古厝名稱由來。

^d張姓堂號尚有：(1)孝友堂：西周張仲後裔；(2)兩銘堂：北宋張載後裔；(3)金鑑堂：唐朝張九齡族裔，如北埔及竹北鳳岡等張宅；(4)青錢第：桃園龍潭鄉三坑子、苗栗西湖鄉大茅埔、頭屋鄉等張宅。金鑑堂與青錢第源出一脈，均為醫藥世家之意(東漢張仲景著有傷寒論及醫中金鑑)，聯曰「青錢世第，金鑑家聲」。

^e竹北市六家林姓祖籍潮州府饒平縣，於乾隆14年來臺，為新竹著名之望族。六家聚居著說「饒平腔」的客家人，有別於臺灣主流客語海陸腔及四縣腔。另一支系以「忠孝堂」為堂號，用以標誌忠孝傳家之族訓。

^f福興鄉頂粘與下粘之粘姓先祖於乾隆53年由晉江濤海移居該地，開枝散葉。粘氏一族均清楚其為女真皇族(金朝)支系粘罕族裔，來臺創姓以來，已傳30代以上。目前全臺粘氏宗親，子孫逾6千。為表慎終追遠，在廈粘村建粘氏宗祠號曰「桓忠堂」，內除了奉祀歷代祖先牌位，並供奉清太祖努爾哈赤神像。

^g傳說田氏三兄弟鬧分家，一切田財都三份開，只剩屋邊一棵紫荊樹未分，兄弟商定把它砍下也作三份，第二天早上起來一看，那棵紫荊樹已經枯黃落葉，將近枯死。作父親的看見了這般情景，便說服兒子不要分家，當決定不分家，紫荊樹就重新發芽抽葉，長得比之前更加茂盛。田氏人建宗祠，堂號就命名為「紫荊堂」，借以告戒後代應和睦相待、發展家業。

^h三省堂係取論語中「曾參：吾日三省吾身」之語；涂姓有以「五桂」為堂號者，故合稱「三五堂」。這類複合堂號在臺灣偶可見到，如前述黃呂姓將黃姓江夏堂與呂姓河東堂，合併成「河江世第」及「河江世澤」。

ⁱ由東晉金陵望族謝安家族所繁衍的支派，除了以寶樹堂為堂號外，另有使用「東山堂」、「會稽堂」、「烏衣衍派」等(唐詩人劉禹錫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j「××居」為臺北縣深坑、石碇一帶民居所喜用的門號，這類的門牌用詞是否歸類於堂號？則有待進一步討論。其他如：苗栗縣竹南鎮港墘里姚宅的「安之居」(該地多洪汎，寓意「安之」)；新竹縣芎林鄉永興村官宅「耕讀居」(取「耕讀傳家」之意)等。

資料來源：作者田野調查；王國璠，1981：264-331；楊賢緒，1979；網路檢索資料。

(三)臺灣人祖先牌位及墓碑所刻之地望

臺灣閩、客住民之祖先牌位及墓碑所刻之地望可歸類為4類：

1.以州、郡望為名之堂號

主要為唐、宋以前之州、郡級地名，少部分為縣級或地理區地名。兼用於大廳門楣之堂號及墓碑。

2.閩、粵祖籍地

即閩、粵兩省地名，又可分為縣級地名及鄉鎮級以下(含)地名，鄉鎮級以下地名通常僅用於墓碑，如雲林口湖鄉有許多姓氏墓碑刻有「丙州」，係指墓碑主人的祖籍地為同安縣丙州村(今廈門市同安區)，但部分中部沿海地區居民也作為祖先牌位及堂號。

3.臺灣本地地名

又可分為縣級名，有寫全名如「新竹」，也有寫成簡稱如「竹邑」；以及鄉鎮級以下(含)地名，

如「港南」⁶。這兩類目前均僅用於墓碑。以臺灣本地地名作為主人墓碑地望，愈早開發地區（如臺南）表現得愈為普遍，顯示，落地生根的思維與移民時間的長短有關。

4. 省級地名

外省族群為了強調其籍貫，模仿臺閩、客書寫墓碑習俗，在墓碑上刻上墓碑主人的籍貫，有的僅刻上省名；有的則將省及縣名並列刻出來。此四種祖先牌位及墓碑地望標誌，反映臺灣各族群在地緣認同上具有深層的差序格局思維。一般而言，臺閩人祖先牌位及墓碑所刻之地望中，以祖籍地縣級地名為最大宗，使用堂號的甚少。

二、臺閩人、臺客人庶民文化的比較

客家人在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洪流，沿途吸納大量當地畬族的成份，逐步南遷所成形的。客家人在備極艱辛的山居生活環境及遷徙過程中逐步醞釀出「務本」之安土重遷的內地性格，如強烈的中原思想、重農的維生方式、集體主義、嚴謹的宗族組織等；相鄰的閩南族群則藉由靠海的地利，逐漸發展出「逐末」的海洋性格，如盛行個人主義、鬆散的宗族組織、重商以及向海的維生方式等。

就作者目前的體驗及資料蒐集，彙整臺灣地區兩族群庶民文化的差異，當然這些庶民文化的差異並不是截然劃分的，只是一種整體的趨勢而已。詳細的論述條列於後：

(一) 臺閩人的海洋及外向性格對應臺客人的內陸及內向性格

臺閩人的居住地靠海，擅長經商、航海與捕漁（尤其是泉州系移民）是眾所皆知的；⁷臺客人對於海洋的認識似乎僅止於想像，絕少從事與海洋有關的行業，在水產方面，蝦、蟹不分，所有貝類均統稱蛤，魚類僅能大概區分溪魚和海魚。

許多客家諺語的意涵，如「蒔田蒔到七月半，較贏深山擔火炭」（亦作：「蒔田蒔到處暑過，較贏唐山辦雜貨」或「蒔田蒔到處暑過，贏過同人才亥雜貨」）、「看人面，不如看泥面」、「田要親耕，兒要親生」、「走上走下，不如美濃山下」、「開埤作圳，人人有份」，均能反應客家人的重農性格。冬（至）節（又稱「牛生日」），當天要請牛吃湯圓；以及將小男孩名字的末字加上一個附加詞「牯(ku)」（小公牛之意）來暱稱等習俗；臺客人將山坡地能或較多日照的田地稱為「陽田」，均能反應臺客人山居的重農的維生方式，此與臺閩人強烈的海洋性格形成強烈的對照。

按一般的說法，泉州系臺閩人靠海、漳州人偏內陸平原，臺客人居河谷平原及丘陵地。（施添福，1987）定居的空間結構，某種程度決定了臺閩、臺客兩族群的未來發展潛力。客家俗諺：「無客不住山，逢山必有客」，臺客人的「山居」歲月，除了必須與原住民抗爭外，其就定居之地理環境的耕作條件（如：水源開發、土壤生產力、耕作勞力付出），比之臺閩人，是遜色許多。其次，臺閩人的居住地，屬於具有「多元維生方式選擇」的地理環境：沿海富於漁、鹽及貿易之利，海埔浮復地持續陸化，這些均可抵銷人口成長的土地贍養力壓力，都市發展可提供多元的就業機會。相對於臺客人的單一維生方式（農業），多元的維生方式使得臺閩人在面對生存環境巨變時，有較佳的適應能力。以所選擇定居地之發展潛力而論，臺閩人顯然是優於臺客人。

(二) 臺客家人的集體主義對照臺閩人的個人主義

臺客人的祭祖方式盛行以宗族為單位的集體祭祀（嚴格執行的一年三節集體祭祀行為）；臺閩人則盛行以家族為單位自行祭拜直系祖先。客家合院通常遵守著「祖在家、神在廟、畜在欄、人在屋」

⁶「港南」為新竹市港南里，為作者之家鄉，作者在多年前掃墓時，曾見某位先祖之墓碑，即如此標誌地望。

⁷清康熙 23 年「復界」之後，閩南人除了移民臺灣及南洋之外，以閩南沿海島嶼為基地及中繼站，向南、北跳躍佔據中國東南沿海離島，故從江蘇到廣西的沿海島嶼中均見閩南人的蹤跡，如浙江大陳列島的漁山島及浙南的南甯島等的居民，均以閩南語為母語。

的規範，將純作祭祀祖先的屋舍稱為「祠堂」，一般不作為起居室及神明廳（例外的只有：(1)在側邊設有土地神像或牌位；(2)將歷史上著名的「同姓」先賢或祖先當作「家神」祭拜的情況）。祖先牌位置於正中央，整個宗族歷代高堂祖昭穆有序，祖先牌位下方牆壁內凹設有龍神伯公（也有獨立置於側廳者）。

臺閩人的祖先，一方面被稱為「家內神」，但一方面又出現「公媽若畜生」這種俗諺，其神性，介於「家鬼」與「家神」間的曖昧地位。習慣「一人一家事(tai⁷)，各(koo⁵)人兮公媽各人祀(chhai⁷; sai⁷)」，在分家之後，將個別祭祀直系祖先及拜神明的屋舍稱為「大廳」，陳設簡單，正中間則是供奉神明（一般多為觀音佛祖、媽祖及土地公等神明），基於以神為尊的思考，祖先牌位高度自然不得高於神明神像，中間位置也必須讓給神明）。

其他祭祀空間的相異之處，如：臺閩人的大廳前方中央所懸的香爐，若為三條鐵鍊支撐為漳州系及潮州系閩南人的習俗，三條鐵鍊分別代表天官、地官、水官（三官大帝）；若為四條鐵鍊支撐者為泉州系閩南人的習俗，四條鐵鍊代表玉皇大帝的四根天柱統馭四方，故亦稱「天公爐」；臺客人之天公爐一般是置於大廳之外的（院牆神龕或庭院中央）。

掃墓的行為也類似於祭祖。這種文化行為也反映在臺客人多聚族而居（以有秩序地添加合院的護龍及院落方式），同宗輩份名字按字輩排列有條不紊；臺閩人多半在分家後，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蓋房子，取名較少排字輩的規矩。其次，臺客人在用餐時（尤其是晚餐），通常是集體用餐或者在最年長男性用完餐後，其他晚輩才能開動；臺閩人這方面則較無嚴謹的常規約束，常常是各自端著碗公盛滿飯菜各自散開。這些生活習性多多少少對應出閩南族群偏向個人主義，而客家人則偏向於以宗族（或家族）為單位的集體主義。

(三)臺閩人的鬼神信仰對應臺客人的自然崇拜

宗教信仰上，臺客人奉祀的神祇較臺閩人單純，且趨向於自然崇拜或者與土地息息相關的神祇，尤其在「伯公」（即臺閩人所稱之土地公）信仰上更發揮得淋漓盡致，漢族之鬼怪傳說相對較少。臺閩人居住的西部沿海地區則盛行王爺、媽祖等與海有關的傳統民間信仰，加上處處有應公廟，田野調查時常常可聽聞與海有關之大同小異的神鬼靈異傳說。前者的農業性格與後者的海洋性格的對照又是一例。其次，撿骨及重葬習俗的差異也體現出臺客人比臺閩人對於現居地有更強烈「他鄉作客」的心態（中原思想）。

(四)臺閩人與臺客人在歌唱及戲曲表現的差異

客家山歌曲調高低迴盪，餘音繞樑，體現山居風情；婉約的旋律散發出淡淡的哀怨，彷彿是在細述客家先祖在遷徙過程中總總顛沛流離的辛酸。在臺閩人的庶民文化中，歌唱及舞蹈多半以宗教活動形式表現，無自成一格如山歌、黃梅調的歌唱體系，只有如犁田歌、恆春調等民歌風味的小調，流傳於臺灣各地。無怪乎日治時期日本學者木尾原通好在《台灣農民的生活節俗》一書中認為臺灣（閩南）農民的生活沈悶、乏味（參：李文祺譯，1990）。木尾原氏的批評或許帶有統治者的種族歧視目光，但臺閩人日常生活中較少如山歌傳唱之類的即興娛樂形式也是事實。

山歌傳唱是中國南方少數民族普遍存在的娛樂形式，山居的地理環境與族群融合過程，將山歌融入成為客家庶民文化的一部份，這一點與閩南文化有很大的差別。客家的（三腳）採茶戲承襲自江西的採茶戲，臺客人的採茶戲，雖說源遠流長，但在臺灣，臺客人相對於臺閩人，一直在處於地域性隔離及人口數劣勢的環境，使得採茶戲的表演藝術形式吸收大量歌子戲的養分，除了使用語言的差異外，採茶戲與歌子戲最大的差別，就是前者大量融入山歌的曲調；其次，客家採茶戲的藝術精緻程度及發展活力，均是不及歌子戲的。

(五) 臺客人中原思想對應臺閩人本土認同

臺灣漢人對追遠原鄉故土的空間符號，呈現具有「差序格局」的兩層（甚至三層以上）認同關係。如：大廳正堂寫著以中古時期中國北方地望的堂號是第一層認同關係，這一層認同關係基本上在唐宋時就已經成形；而祠堂、公廳或大廳的祖先牌位及墓碑寫的是閩東、閩南、閩西、粵東等祖籍地，或者在臺、閩、粵自立堂號則是第二層認同關係（落實以祖籍地為主體的認同關係）；若更進一步，將堂號及墓碑祖籍地改為以臺灣本地地名，則是第三層認同關係（落實以臺灣為主體的認同關係）。將臺客人和臺閩人兩族群對照，前者較趨向於第一層認同關係；後者則較傾向於第二層，甚至第三層的認同關係。

第三節、臺灣之語言地理—以臺閩語為主的討論

一、臺閩語的語音特色

臺灣漢人使用的主要三種漢語方言：臺閩語、臺客語、臺國語，其中以臺閩語的發音結構最複雜，複雜之處在於文白讀並存的現象最為突出、調數最多、變調情形最為複雜三者（表 4-8、表 4-9）。這些發音特質，反映在少數特定的地名命名上，往往經過多層折射，使研究者在解讀與詮釋上，不易掌握其真義，閩南族群之形成是五胡亂華及唐末兩階段大規模移民先後入閩與土著融合所成的。

從移民的時間及路徑上辨識，前者帶來閩南語的底層語言—白讀音系統；後者帶來閩南語的表層語言—文讀音系統。也就是說，白讀音可能是兩漢及魏晉華北漢語、吳地居民與閩南土著的語言混和而成；文讀音係轉化自中古唐宋及其以後的官話系統。閩南語的文讀音很強，閱讀上更是明顯，⁸所以閩南人讀唐詩、宋詞必轉換成文讀音才得較為接近「原音」。閩南語的文、白讀在日常生活中交替使用，但卻彼此獨立，不相混淆，而客家語及國語文白異讀的比例很少，所以文白異讀且大量融入日常用語中的現象是閩語的特色，尤以閩南語（閩南語為閩語之一支）最顯著。

閩南語的文讀音與唐、宋官話有密切關連，是許多閩南語學者所公認的；客家話則大部分之特色皆承繼中古音而來，反映唐代之音系，據此可推：「客家語與閩南語文讀音」相對於「客家語與閩南語白讀音」有較密切的「血緣」關係。這一點從臺客人大抵可以口語音直接唸唐詩、宋詞，但臺閩語卻非得轉換成文讀音來唸才行，可資證明。其次，從表 4-8 對五種方言數目字唸法的比對，也可以輕易辨識出來。故從臺客語地名轉化來的臺閩語地名時，會有偏向文讀音的趨勢，就是反映出這種閩、客兩方言語音結構的關連性。

是媽祖宮，不是媽祖經！

2005 年 8 月 27 日一篇投稿《青年副刊》的小品文：〈大稻埕媽祖經的五十年庶民小吃—原汁排骨〉，乍看到「媽祖經」一詞，讓人如墜五里霧中，不知所云。文內提及慈聖宮，是大稻埕在地人俗稱的「媽祖宮」（臺灣閩南人一向將媽祖廟俗稱為媽祖宮），作者將「媽祖宮」誤稱為「媽祖經」，應當是以音套字的結果。

文言音與白話音交替使用在日常生活中是閩南語的一大特色，「宮」之白話音唸“king”；文言音唸成“kiong”。慈聖宮是正式用語，自然會使用文言音，同理，媽祖宮是俗稱，會傾向於使用白話音。「媽祖

⁸根據王育德調查的 3,394 個閩南語平易漢字中，文白兩讀者佔 1,127 字；只有文讀音者為 2,267 字（引自：許極燉，1990：139）。

宮」與「媽祖經」雖差一字，但意義卻千差萬別。

表 4-8、臺閩語七聲

聲調稱呼	陰平(上平)	陰上(上聲)	陰去(上去)	陰入(上入)	陽平(下平)	陽上(下聲)	陽去(下去)	陽入(下入)
五點制	44	41	21	32	224	41	33	44
教會羅馬	kun	kún	kùn	ku [˥]	kún	kún	kun	ku [˥]
TLPA拼法	kun ¹	kun ²	kun ³	ku ⁴	kun ⁵	kun ²	kun ⁷	ku ⁸
俗稱	第1調	第2調	第3調	第4調	第5調	第6調	第7調	第8調
詞例	君	滾	棍	骨	裙	滾	郡	滑

註：(1)傳統上以「君、滾、棍、骨、裙、滾、郡、滑」作為福佬語 8 調的詞例（實為 7 調，陽上調只有泉州腔仍然保留，其餘均丟失，併入陽去調）的比對，十分難記，若改用「衫、短、褲、闊、人、矮、鼻、直」則較為好記。(2)五點制是趙元任所創，用來標記聲調調值，用最低點與最高點作兩端，再中間平均分出三點，共是五點，可以 12345 代表由最低到最高的五個相對音高。例如 53 表示音高由最高降到中，11 表示音高在最低位置，下面一橫表示音值短促。

表 4-9、臺客語聲調

四縣腔聲調（六調）								
聲調稱呼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去聲	陰入	陽入	
五點制	24	11	31		55	32	55	
漢語拼音法	fū	fū	fù		fù	fuk	fuk	
例字	夫	扶	府		富、婦	福	服	
海陸腔聲調（七調）								
聲調稱呼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五點制	53	55	24		11	44	55	22
漢語拼音法	fū	fū	fù		fù	fū	fuk	fuk
例字	夫	扶	府		富	婦	福	服

表 4-10、臺國語、臺閩語和臺客語發音的對比

方言 \ 例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臺國語	i	er	san	sih	u	liou	chi	pa	ciou	shih
臺閩語文讀音	it	ji(漳) li(泉)	sam	su	ngoo	liok	chit	pat	kiu	sip
偏泉州腔臺閩語白讀音	cit	nng	sann	si	goo	lak	chit	pueh	kau	cap
偏漳州腔臺閩語白讀音	cit	nng	sann	si	goo	lak	chit	peh	kau	cap
四縣腔臺客語	i	ngi(liong)	sam	si	ng	liuk	chit	pat	ciu	siip
海陸腔臺客語	rhi	ngi(liong)	sam	si	ng	liuk	chit	pat	ciu	ship

本表使用 TLPA（臺灣語拼音法），但不標記調號。“rh”之發音似“日”。“ii”（國際音標寫成/i/）及“ih”為空韻，前者用於ㄇ、ㄌ單獨使用；後者用於ㄨ、ㄋ、ㄩ單獨使用；臺客語之「二」也習慣唸成“liong”（兩）；臺閩語白讀音之“六”也有少數發音成“liu”或“liuh”者。

二、臺閩語、臺客語、臺國語三方言聲母、韻母之比較

(一)聲母（子音）

使喉嚨震動而發音的子音稱為濁音，濁音為上古漢語的特色，唐朝中葉以後，中原漢語的濁音逐漸清化，目前古漢語的濁音以閩語及粵語保留得較多，表 4-11 為臺閩語的清濁子音對照表。漢語的濁音在配對上（以國際音標(IPA)標示）有：[b]/[m]、[d]/[n]、[g]/[ŋ]、[dz]/[ʒ] 等 4 組。[m]、[n]、[ŋ] 為 3 個鼻音，以及邊音 [l] 與擦音 [z] 等 5 個濁音，在現代各漢語中大致存在，[ʒ] 則無；[b]、[d]、[g]、[dz] 等 4 個濁音在臺灣三大漢語中僅臺閩語有保存（以下均以 TLPA 對應之字

母：“b”、“d”、“g”、“j”標示)。⁹故非臺閩人在唸這4個濁音時，往往會脫音(如將「我」(gua)唸成“ua”)或以近似的〔p〕、〔t〕、〔k〕、〔c〕等音替代。故以濁音而言，臺閩語在臺灣的漢語方言中最古老。也因為這個特色，臺客語可以適用漢語拼音，臺閩語則會衍生許多問題。

表 4-11、臺閩語清、濁子音對照表

發音方式			發音部位			
			雙唇	舌尖	舌根	喉
塞音	清	送氣	p ^h	t ^h	k ^h	?
		不送氣	p	t	k	
	濁	不送氣	b		g	
塞擦音	清	送氣		ts ^h		
		不送氣		ts		
	濁	不送氣		dz		
鼻音	濁		m	n	ŋ	
邊音	濁			l		
擦音	清			s		h
	濁			z		

按：表中為國際音標(IPA)音標。
資料來源：改自：林珠彩，1995。

表 4-12、臺灣各漢語方言濁音系統的有無之比較

臺國語(注音符號)	無	無	無	無
北京腔普通話(漢語拼音)	無	無	無	無
海口腔臺閩語(TLPA)	b	g	無	d(清化成似“l”音)
偏海腔臺閩語(TLPA)	b	g	無	d(清化成似“l”音)
偏漳州腔臺閩語(TLPA)	b	g	j	無
臺閩語文讀音(TLPA)	b	g	j(漳);無(泉、廈)	無(漳);d(泉、廈)
四縣腔臺客語(漢語拼音)	無	無	無	無
海陸腔臺客語(漢語拼音)	無	無	無	無

臺閩語中的內埔腔有“b”、“g”及“j”三個濁音；海口腔及偏海腔理論上有有“b”、“g”、“d”三個濁音。“b”(如「文(bun⁵)」)的發音介於〔v〕與〔m〕間；“g”(如「牛(gu⁵)」)將“ng”去掉鼻音就可以發出“g”的音了；“j”(如「二(ji⁷)」)國際音標(IPA)寫成〔dz〕；“d”國際音標寫成〔d〕，¹⁰但海口腔及偏海腔臺閩語已經逐漸將之清化成接近“l”的音值，故目前大部分的閩南語拼音文字(IPA除外)，對這個音的處理均是以“l”代之。在漳、泉兩系臺閩語之間，似乎存在著「舌尖前音—舌尖塞擦音」(ch—c—j與th—t—d)兩組發音上的特定轉換關係：

偏泉州腔臺閩語：thit⁴ to⁵(佚陶¹¹) ta¹ poo¹(查甫) ðin⁵ keh⁴(人格) (一般寫成 lin⁵ keh⁴)
偏漳州腔臺閩語：chit⁴ to⁵(佚陶) ca¹ poo¹(查甫) jin⁵ keh⁴(人格)

臺灣三大漢語中僅臺閩語存有濁音，非臺閩人在唸濁音時往往會脫音(如將「我」(gua)唸成“ua”)或以近似的ㄅ、ㄍ、ㄐ等音替代。故以濁音而言，臺閩語在臺灣的漢語方言中最古老。也因為這個特色，臺客語可以適用漢語拼音，臺閩語則會衍生許多問題。

2. 舌上音—舌齒音之對立

⁹臺客語中的「濁音」僅用於音譯外來語(尤其是日語)，如“bak-khu”(倒車)，來自日語之「バック」；“io-bi”(預備)，來自「よび」；“lin-goo”(蘋果)，來自「りんご」。這些用詞應是受到較為強勢的臺閩語影響所致。

¹⁰按一般的說法(如丁邦新等，1997：62)，係認為是清化成“l”，但洪惟仁(1990：8-9)及許極燉(1990：68)認為其發音應更為接近“d”音，作者透過自己對語音的感覺，認為洪與許的說法確有道理。

¹¹「佚陶」的用法係按《臺灣閩南語辭典》(董忠司主編，2001：286)的寫法，為臺閩語：遊戲、遊玩之意。

舌上音即注音符號：ㄗ、ㄘ、ㄗ、ㄨ，國際音標(IPA)寫成：[t.ʅ] [t.ʰ] [ʅ] [ɿ]。清代學者錢大昕論及古漢語時曾經有「古無舌上音」的說法，「舌上音」也稱「捲舌音」或稱「翹舌音」。閩南語及四縣客家語均無舌上音（嘉應州梅縣例外）；海陸客家語則僅輕微捲舌；北京腔普通話的舌上音—舌齒音對立非常清楚；臺國語則表現出南方漢語的特色，亦僅輕微捲舌。舌上音—舌齒音之對立顯然是受近古（元、明、清）北京方言的影響。因此，臺閩人及使用四縣腔臺客語的臺客人（如高屏、苗栗、關西、龍潭地區）對於ㄗ、ㄘ、ㄗ、ㄨ均發得不好（甚至不捲舌）；使用海陸腔臺客語（如新竹及桃園地區的家家人）的ㄗ、ㄘ、ㄗ、ㄨ捲舌捲得比較清晰。

表 4-13、臺灣各漢語方言舌上音—舌齒音對立之比較

臺國語(注音符號)	ㄗ	ㄘ	ㄗ	ㄨ	ㄗ	ㄘ	ㄨ ^a
北京腔普通話(漢語拼音)	zh	ch	sh	r	z	c	s
臺閩語(TLPA) ^b	無	無	無	無	z	c	s
四縣腔臺客語(漢語拼音)	無	無	無	無	z	c	s
海陸腔臺客語(漢語拼音)	zh	ch	sh	r	z	c	s

^a ㄗ、ㄘ、ㄨ之 IPA 分別寫成：“ts”，“tsʰ”，“s”。

^b 閩南語均無舌上音，故本表並不特別羅列閩南語各次方言。

3. 「舌上音—舌齒音」之空韻

從漢語的聲韻學的角度來看，某些漢語中所謂「空韻」是指注音符號的中的ㄗ、ㄘ、ㄗ、ㄨ、ㄗ、ㄘ、ㄨ七個聲母單獨兼作韻母使用（可視為韻母脫落）時的發音現象，如：知、吃、師、日、自、雌、司等詞彙的發音（這幾個字均無韻母出現）。臺閩語缺乏空韻，¹²也無舌上音，也無輕唇音（後詳），故在唸這七組空韻時，常將之以“u”或“i”來代替，如將臺國語的「吃飯」轉唸成「粗換」或「七換」。

表 4-14、臺灣各漢語方言空韻的有無之比較

臺國語(注音符號)	ㄗ	ㄘ	ㄗ	ㄨ	ㄗ	ㄘ	ㄨ
北京普通話(漢語拼音)	zhi	chi	shi	ri	zi	ci	si
臺閩語(TLPA) ^a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四縣腔臺客語(漢語拼音)	無	無	無	無	zi	ci	si
海陸客家語(漢語拼音)	zhi	chi	shi	ri	zi	ci	si

4. 舌面前音（ㄌ、ㄍ、ㄒ）聲母

ㄌ、ㄍ、ㄒ三個聲母在語言學之正式名稱爲「舌面前音」，IPA 分別寫成：[l] [lʰ] [ç]。嚴格說來，閩南語及客家語均無ㄌ、ㄍ、ㄒ這三個舌面前音（舌頭位於口腔的中間）。這三個聲母可能是伴隨舌上音引入漢語後，[t.ʅ] [t.ʰ] [ʅ] 發生顎化，所分化衍生出來的聲母，應屬於近代漢語的發音特色。

在拼音上這三個聲母最難搞，漢語拼音使用不合語音學習慣的“j”、“q”、“x”等三個字母與之對應。海陸客家話有「近似」舌上音（ㄗ、ㄘ、ㄗ、ㄨ），與舌齒音（ㄗ、ㄘ、ㄨ呈對立現象，並分化爲“ㄗ一”、“ㄘ一”、“ㄗ一”、“ㄨ一”（IPA 寫成 [i i]）、“ㄗ一”、“ㄘ一”、“ㄨ一”7 組，從這 7 組音來論語言的形成年代，海陸腔臺客語甚至比北京普通話還年輕。四縣腔臺客語及臺閩語因僅有舌齒音（ㄗ、ㄘ、ㄨ），僅有“ㄗ一”、“ㄘ一”、“ㄨ一”的表現方式。其次，海陸腔臺客語理論上是無ㄌ、ㄍ、ㄒ三個舌面前音，但由於其舌上音（ㄗ、ㄘ、ㄗ）之舌頭捲得並不顯著，ㄌ、ㄍ、ㄒ受ㄗ、ㄘ、ㄗ影響而舌尖化，其所發出之音位反而接近舌中音，“ㄗ一”、“ㄘ一”、“ㄗ一”所唸出的音值十分接近ㄌ、ㄍ、ㄒ，

¹²閩南語欠缺空韻在理論上是絕對成立的，但作者個人確實聽過臺閩人（尤其某次聽到某家電視臺布袋戲對白，非常明確地使用空韻，聽起來是屬於偏漳州系的口音）使用ㄗ、ㄘ、ㄨ這三個空韻。作者推斷現代臺閩語的空韻可能來自：(1)其他漢語（如臺國語）的影響；(2)潮州系閩南語可能存在空韻，而使用空韻者係來自潮州系移民；(1)來自海口腔發音簡化的音變（如「煮(cir²→c²)飯」），新竹地區的偏海腔似乎有此跡象。

表 3-14 亦列出漢語拼音”j”, ”q”, ”x”三個子音。

表 4-15、臺灣各漢語方言之其他聲母系統

臺國語(注音符號)	ㄅ	ㄆ	ㄇ	ㄊ	ㄍ	ㄎ	ㄇ	ㄋ	ㄌ	ㄏ	ㄐ	ㄑ	ㄒ	ㄜ	無
北京腔普通話(漢語拼音)	b	p	d	t	g	k	m	n	l	h	j	q	x	f	無
臺閩語(TLPA)	p	ph	t	th	k	kh	m	n	l	h	無	無	無	無	無
四縣腔臺客語(漢語拼音)	b	p	d	t	g	k	m	n	l	h	無	無	無	f	v
海陸腔臺客語(漢語拼音)	b	p	d	t	g	k	m	n	l	h	j	q	x	f	v

5. 脣齒音聲母

錢大昕對漢語研究最大的發現之一就是：(上)古無輕唇音。輕唇音(唇齒音)之發音包括〔f〕及〔v〕，輕唇音應在南北朝之後的中古漢語才出現，所以輕唇音被認為是典型的中古音，故漢語學者認為臺客語有強烈的中古漢語特色，即是因為 f 及 v 兩音的使用頻率非常高。臺閩語完全沒有輕唇音，故在唸 f 音時，往往將”f”轉唸”h”或”hu”，如上述之「吃『飯』」轉唸成「粗『換』」。

6. 鼻化聲母

聲母+鼻音(即〔聲母+ㄥ〕,〔聲母+ㄞ〕或〔子音+ə+n〕,〔子音+ə+ng〕)的形式,本文稱為「鼻化聲母」。在臺灣各漢語方言中,「鼻化聲母」的表現,在臺國語中最明顯,其聲母中除了ㄥ、ㄞ本身即為鼻音,而無鼻化聲母外,其餘聲母均有鼻化的表現。臺閩語僅有〔聲母+ㄥ〕一組,且數量甚少;臺客語(含海陸腔及四縣腔)則均無鼻化聲母。聲母後面的ㄥ(ng)、ㄞ(n)雖可視(聲化)韻母看待,為但也可將整體視為「鼻化的聲母」,因此,鼻化聲母也可視為空韻的一種變體,則鼻化聲母可能源於近代的官話音韻系統,如此可解釋為何臺閩語及臺客語普遍缺乏此種聲母形式。

(二) 韻母(母音)

1. 介韻母

介韻母(亦稱介音、介母音),在拼音時位置介於聲母與韻母之間,如「ㄨ一ㄛ」、「ㄍㄨㄛ」、「ㄍㄨㄛ」中之一、ㄨ、ㄛ。介韻母發音時會隨著所連結的聲母與韻母而略為改變(尤其是「ㄨ」),北京腔普通話則習慣唸〔u〕;臺國語習慣將「ㄨ」唸〔o〕。臺閩語及臺客語中均無ㄛ音(國音學上稱為「撮口呼」),故往往會以”u”或”i”音來替代。

表 4-16、臺灣各漢語方言之介韻母之比較

臺國語(注音符號)	ㄨ	ㄨ	ㄛ
北京腔普通話(漢語拼音)	i	u	ü、yu
臺閩語(TLPA)	i	u	無
四縣腔臺客語(漢語拼音)	i	u	無
海陸腔臺客語(漢語拼音)	i	u	無

2. 元音

表 4-17、臺灣各漢語方言之元音系統之比較

臺國語(注音符號)	ㄚ	ㄝ	ㄨ	ㄛ	ㄨ	ㄛ	ㄛ	無 ^a	無	無	無
北京腔普通話(漢語拼音)	a	e	i	e	u	o	yu/i	無	無	無	無
海口腔臺閩語(TLPA)	a	e	i	o	u	o	無	ee	oo	er	ir
偏海腔臺閩語(TLPA)	a	e	i	o	u	o	無	ee	oo	無	無
偏漳州腔臺閩語(TLPA)	a	e	i	o	u	o	無	ee	oo	無	無
臺閩語文讀音(TLPA)	a	e	i	o	u	o	無	ee	oo	無	無
四縣腔臺客語(漢語拼音)	a	e	i	e	u	o	無	無	無	無	無
海陸腔臺客語(漢語拼音)	a	e	i	e	u	o	無	無	無	er	無

^a ee 及 oo 分別表示長 e 及長 o 之音 oo (教羅標成”o·”,本處採用 TLPA 標示為”oo”)

元音就是母音。一般的元音，臺灣三大漢語中臺閩語及臺客語中無ɿ音。海口腔（如臺灣中部沿海居民所使用）則多出”er”、”ir”，韻尾帶”r”的韻母為典型漢朝時的發音，”r”的用法反應閩南族群中泉州系居民比漳州系古老，這也頗能對應泉、漳兩地的歷史開發進程。¹³

3.入聲韻（尾）

據漢語學者的推論，入聲韻可能是來自於字尾「輔韻」的弱化（輕聲化），故被形容為「有勢無聲」（即有發聲動作但未發出聲音來），為近代漢語所缺。假設其它聲調花費一拍子的音長，則入聲韻的音長僅 1/4 1/8 拍，閩南語有”p”、”t”、”k”、”h”等 4 個入聲韻（”p”為「閉嘴」動作、”t”為「彈舌」動作、”k”為「咳嗽的前奏」動作、”h”為「倒吸氣及張嘴」動作）；客家語僅有”p”、”t”、”k”等 3 個入聲韻，比閩南語少”h”。¹⁴

沒有入聲韻母是「官話」系統有別於其漢語的最大特點，臺國語或北京腔普通話是屬於「官話」方言的次方言，故均無入聲韻，故以臺國語為母語者，在說臺閩語或臺客語時，往往造成入聲韻脫落，一聽便知。

4.聲化韻

聲化韻有”ng”、”n”、”m”，三者均是子音而非「元音」，但漢語中卻將之作為「韻母」使用，其中聲化韻”m”在近代官話中丟失，轉化成”n”及”ng”兩組。臺國語中無聲化韻”m”，但在臺閩語及臺客語中卻十分普遍，如臺閩語的「毋(m)」(臺國語唸”u”)及「音(im)」(臺國語唸成”in”)；臺客語的「冇(m)」(臺國語唸成”mou”)及「音(im)」。其次，從鼻化聲母的數量來看，臺國語遠多於臺閩語，臺客語則全無。是否意味著，強勢的近代官話的”n”及”ng”韻尾，反過來影響閩南語。

5.鼻化韻（或稱鼻音）

鼻化韻的表現類似於聲化韻，或者也可視為聲化韻的一種發音，IPA 的寫法是在母音的上方加上“~”的符號（[ã]、[ĩ]、[ũ]、[ẽ]、[õ]）。在臺灣漢語中，鼻化韻為臺閩語所獨有，且臺閩語文讀也缺乏此韻尾，是以非臺閩語為母語的人最難發出的音。¹⁵

6.儿化韻、零聲母

儿化韻是北京腔普通話的特色，是在發音時韻尾往往被「切音」成帶有 r，如「晴兒」切音漢語拼音成”qer”。儿化韻在臺國語中雖有，可能是受臺閩、客語缺此韻母的影響，在臺灣並不流行。

從漢語的聲韻學的角度來看，零聲母是一種聲母脫落的發音現象，造成一個音節中只有韻母（母音），而沒有聲母（子音）的現象，除了國際音標有標示出來，一般拼音均不標，IPA 寫成 [ʔ]。

¹³“r”韻尾為泉州話的特色，如下述例句：過(ko³)年時，攢(chuan⁵)三(sam¹)牲、四(su³)果(ke⁶)：雞(kere¹)、魚(hir⁵)、豬(tir¹)、果(ke⁶)子、甜粿(ke²)，過(ko³)去(khir³)大廳拜祖公。

¹⁴相對而言，喉塞入聲韻尾 [ʔ]，其「有勢無音」的程度最為顯著，臺閩語中內埔腔或偏內腔（如基隆地區）的喉塞入聲韻尾有丟失的現象。如此，也可以解析臺客語最先丟失喉塞入聲韻尾的道理了。

¹⁵(1)鼻化韻在閩語中可能是閩南語所獨有，閩語中的福州話及客家語均無鼻化韻，莆田話及閩中的永安話，因地緣接觸的關係，受閩南話影響而有鼻化韻。(2)臺客家語中僅新竹腔（偏海陸腔）的「歪(uaiⁿ)」一個字為鼻化韻（源自”vai”的訛化），可能是受到新竹地區臺閩人的影響所致。(3)由於閩南語文讀音缺乏此韻尾，故鼻化韻可用以辨識部分閩南語文一白讀音的工具，如泉(cuan⁵)州—泉(cuann⁵)水、滿(ban²)州鄉—滿滿(bann²)、作官(kuann¹)—器官(kuan¹)…。

表 4-18、臺灣各漢語方言之聲化韻、鼻化韻、入聲韻、零聲母系統之比較

其它韻母類別	聲化韻			鼻化韻	入聲				儿化韻	零聲母
	ㄥ	ㄨ	無		無	無	無	無		
臺國語(注音符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儿	不標
北京腔普通話(漢語拼音)	ng	n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r	不標
海口腔臺閩語(TLPA)	ng	n	m	母音mn	h	p	k	t	無	不標
偏海腔臺閩語(TLPA)	ng	n	m	母音mn	h	p	k	t	無	不標
偏漳州腔臺閩語(TLPA)	ng	n	m	母音mn	h	p	k	t	無	不標
臺閩語文讀音(TLPA)	ng	n	m	無	h	p	k	t	無	不標
四縣腔臺客語(漢語拼音)	ng	n	m	無	無	p	k	t	無	不標
海陸腔臺客語(漢語拼音)	ng	n	m	無	無	p	k	t	無	不標

(三)其他

1.連讀切音

切音(或反切音)是羅馬字未傳入中國前漢語慣用的拼音方法,以兩個漢字表示,切音時「上字取聲母分清濁;下字取韻母定四聲」,以現代的話來說,前字取子音,後字取母音來拼寫並決定聲調,如臺閩語中的「男」字為「柳甘切」(如寫成「甘柳」則稱「反切」),「柳」字取聲母「l」,「甘」字取韻母「am」及決定聲調。以漢語而言,只要有兩個適當的音節(漢字)相切(快讀)時,就會發出另一字的音,過去研究古漢語單字的發音,完全依賴許多流傳下來韻書之切音資料。

閩南語白讀音的發音有相當的成分是源於古漢語或閩南土著語言,加上地形較為封閉,且長期地處中原文化的邊陲地帶,白讀音並沒有十分完整的漢字化,以致於「有音無字」或使用「代用字」狀況相當普遍。許多用語可能來自多音節的連讀切音,最後喪失了本字而變成有音無字或使用代用字的情況,某些用語可用切音的概念還原其本字。以下列舉諸端以供參考:

- 勿會 ($m^7 e^3 \rightarrow bue^3$ or $\rightarrow be^3$) (不會) 勿愛 ($m^7 ai^3 \rightarrow buai^3$) (不要)
 兮昏 ($e^5 hng^1 \rightarrow eng^5$) (黃昏) 昨昏 ($ca^5 hng^1 \rightarrow cang^5$)
佇也 \rightarrow **咧** ($tit^8 eh^8 \rightarrow leh^8$ (偏泉州腔); $cit^8 eh^8 \rightarrow jeh^8$ (偏漳州腔)) (咧:表正在進行或持續的狀態)
 茲也 ($cu^1 ia^7 \rightarrow cia^1$ (偏漳州腔); $cu^2 ia^7 \rightarrow cia^5$ (偏泉州腔)) (遮)
 彼也 ($hit^4 ia^7 \rightarrow hia^1$ (偏漳州腔); $hi^2 ia^7 \rightarrow hia^5$ (偏泉州腔)) (遐)
 啥人 ($siann^5 lang^0 \rightarrow siang^2$ (偏漳州腔); $siann^5 lang^5 \rightarrow siang^5$ (偏泉州腔)) (誰)
 起來 ($khi^1 lai^0 \rightarrow k~~hi~~ai^2$) (起來) 落來 ($loh^8 lai^0 \rightarrow luai^2$) (下來)

此外,臺閩語一些日常用語中使用連讀切音的習慣,似乎是偏漳州腔多於偏泉州腔,如:

- 這陣 ($cit^1 tin^0 \rightarrow cin^2$) (此時) 彼陣 ($hit^1 tin^0 \rightarrow hin^2$) (彼時)
 茲等 ($cu^1 tian^2 \rightarrow tsian^2$) (這麼之意) 彼等 ($hit^8 tian^2 \rightarrow hian^2$) (那麼之意)
 相同 ($sio^1 kang^5 \rightarrow siang^5$) 查某 ($ca^1-boo^2 \rightarrow coo^2$) (女人)
 去陀位 ($khi^2 to^5 ui^0 \rightarrow tue^2$) (去哪裡) 去陀也 ($khi^2 to^5 a^0 \rightarrow ta^0$) (去哪裡)
 兮早起 ($e^1 ca^2 khi^2 \rightarrow e^1-cai^2$) (早上)

2.輕聲

輕聲之發聲時音長短促,頗類似入聲,但氣息上更顯微弱。將複音詞或句尾的末音節發成輕聲,可能是某些漢語的習慣,但可知是臺國語、北京腔普通話、臺閩語共通的表現¹⁶,臺客語雖有但較不顯著。

(1)音譯外來語時詞尾的輕聲弱讀:臺閩語在音譯外來語時有將最末音節尾輕聲弱讀的習慣,尤

¹⁶閩語中僅有閩南話有詞尾讀輕聲的習慣,福州話則無明顯的輕聲表現,故有輕聲調,應當不是閩語的共同特性。

其是日語，如將 HONA（本田）唸成〔hontAβ〕、YAMAHA（山葉）唸成〔yamahAβ〕。

(2)複詞連讀切音詞尾的輕聲弱讀化：複詞連讀切音後的聲調不合切音之「上字取聲母分清濁；下字取韻母定四聲」法則（參：洪惟仁，1990），而音變成輕聲弱讀的情況。相關的例詞如：

三月(泉：sann^{1→7} gerh⁸ 或 sann^{1→7} geh⁸；漳：sann¹ gueh⁰)

本來(泉：pun^{2→5}-lai⁵；漳：pun² lai⁰)

苗栗(泉：biau^{5→3}-lik⁸；漳：biau⁵-lik⁰ 或 miau⁵-lik⁰)

這陣(泉：cit^{8→8} tun⁷；漳：cit¹ tin⁰ →cin²)

彼陣(泉：hit¹ tun⁷；漳→hit¹ tin⁰ →hin²)

啥人(泉：siann⁵ lang⁵ →siang⁵；漳：siann⁵ lang⁰ →siang²)

陀位(泉：to^{2→5} ui⁷；漳：to^{2→1} ui⁰ →tue⁰)

起來(泉：khi¹ lai⁰ →khiai²；漳：khi¹ lai⁰ →khiai⁰)

落來(泉：loh^{4→2} lai⁰ →luai²；漳：lok^{8→4} lai⁰ →luai⁰)¹⁷

(3)陽喉塞入聲（-h）丟失輕聲化的音變趨勢：部分陽喉塞入聲（第 8 調）丟失輕聲化的音變趨勢，可以是偏漳州腔臺閩語的一大特色，第 8 調的喉塞韻尾，作詞尾時發生輕聲弱化的音變特徵，如：農藥(long^{5→7} ioh^{8→0})、正月(chann^{1→1} geuh^{8→0})、音樂(im^{1→7} gah^{8→0})、金額(kim^{1→7} giah^{8→0})...，然而當喉塞韻尾不作詞尾時，就回覆到一般的變調規則，不會發生輕聲弱化的現象，如藥材(ioh^{8→3} cai⁵)、月底(geuh^{8→3} te²)、樂隊(gah^{8→3} ti^{7→7})、額數(giah^{8→3} soo³)...；第 4 調之本調由於與輕聲的音值十分相似，就無所謂發生輕聲弱化的音變了。

對偏漳州腔及偏泉州腔臺閩語兩系的口音，可以發現：偏漳州腔詞尾字輕聲弱讀的情況比偏泉州腔明顯，這可以解釋為何偏漳州腔比泉州腔有較多的日常用語複詞習慣以連讀切音的方式表現；也可發現臺閩語發音簡化（漳州腔化）的趨勢。

3.其他

一個音節內有聲調的變化是漢語的一大特色，且就目前知，所有漢語均有聲調變化。此外，臺閩語之“o”為長“o”音，而非臺國語之“ou”（注音符號寫成ㄨ）；臺閩語有長“e”音（寫成“ee”）與注音符號的「ㄟ(ei)」略有差異；注音符號之ㄝ，臺閩語及臺客語均接近“au”，而臺國語接近“ao”；注音符號的ㄍ在發音上接近 IPA 的〔x〕，臺閩語則接近 IPA 的〔h〕。

三、臺閩語的變調系統

臺閩語有頗為複雜的變調規律，閩南語善於運用變調（含不變調）、輕聲弱讀等及文白異讀的方式，來調整所欲表達的意念，是閩南語表意上十分細膩的一面。這是以非閩南語為母語的人士唸閩南，最難完全掌控的部分。

1.臺閩語變調的基本規則

(1)多音節之詞，除了末字不變調，其餘音節（字）均需變調。

(2)臺閩語的變調具有斷句（斷詞）功能，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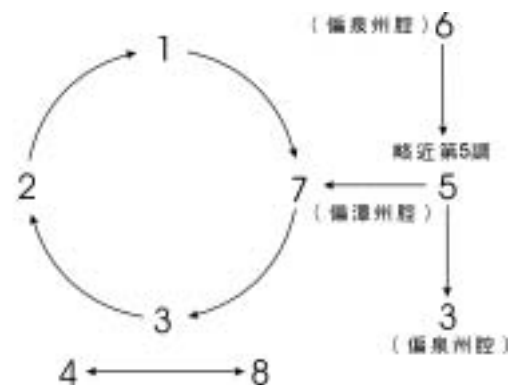


圖 4-4、臺閩語的變調基本規律

¹⁷偏漳州腔臺閩語中「落來」之「落」由 loh⁴→lok⁸，更進一步合音（切音）成“luai⁰”。

國時報」4字只有末字「報」不變調，則「中國時報」視為一個詞組，但如果「國」及「報」均不變調，則「中國」與「時報」分開成為兩個詞。

(3)非入聲調變調之基本規則：第1調→似第7調、第2調→似第1調、第3調→似第2調、第5調→似第7調（偏漳州腔）或→似第3調（偏泉州腔）、第7調→似第3調¹⁸。

(4)入聲調的變調：可再分為陰入聲調及陽入聲調的變調規則兩組：

A.第4調：第4調（陰入聲調）中非喉塞音（-h）之韻尾（p、t、k）→似第8調；陰喉塞入聲韻尾之後的音節，若屬於實詞（動詞、名詞、形容詞等），則喉塞入聲→似第2調¹⁹；若屬於虛詞（副詞、語助詞、代名詞等）→似第8調（參：盧廣誠，2001：143-159）

B.第8調：第8調（陽入聲調）中非喉塞音之韻尾→似第4調；喉塞入聲韻尾之後，若屬於實詞，則喉塞入聲→似第3調²⁰。



圖 4-5、臺閩語各個聲調及聲調音高、音長變化

2. 變調規律在臺閩語次方言間的差異

(1)「偏泉州腔」與「偏漳州腔」變調最大的差異點為：第5調的變調模式：前者為5→3；後者為5→7。前者：臺(tai^{5→7})灣、宜(gi^{5→7})蘭；後者：臺(tai^{5→3})灣、宜(gi^{5→7})蘭。

(2)海口腔的特色之一就是保留泉州腔的第6調，如唸：陀位（意為「哪裡？」）之「陀」（調值約為24）；特色之二就是缺乏第7調（併入第3調），也因此發第1調之變調（應為接近第7調之調值）以不變調方式表現，鹿港、竹南崎頂及高雄紅毛港的海口腔均是如此。這兩個特色使得海口腔的聲調變化，聽起來與其他臺閩語次方言有很大的差別。

(3)偏海腔似乎也殘留泉州腔第6調的影子，唸本調時已無第6調（併入到第2調），但在唸變調時，卻可感覺到不是唸成第1調（內埔腔第2調之變調調值44），而是唸成23的調值。如唸：陀位之「陀」。對照註17的討論，在探討閩南語變調時，若將第6調併入說明，則更能掌握閩南語變調的規律性。

¹⁸本文認為：閩南語第7調→似第3調的認定，是一種誤解。在規律上，第7調變調之後的調值應當更為接近第6調（調值22），然而，偏海腔及偏漳州腔的第6調均丟失，既然沒有第6調，所以第7調的變調，就被認為近似第3調（調值32）。

¹⁹喉塞音的發聲動作輕微，發音時容易丟失，第4調的喉塞音丟失之後，音值為32，接近第3調（音值21），再按照第3調變為第2調的規律，這樣變調模式，某種程度下，仍在一般的變調規律之內。

²⁰偏泉州腔（如：清水、新竹）的第8調的喉塞音丟失之後，音值接近第7調（音值33），再按照第7調變為第3調（實際上為第6調）的規律，這樣變調模式，某種程度下，仍在一般的變調規律之內。

(4)偏漳州腔在唸第 3 調的變調（似第 2 調）時，先唸成高平再降調的調值（調值約為 53），如唸：百萬之「百」，與偏泉州腔語第 3 調變為第 2 調的調值（高降調，調值為 41 或 51）略有差異，此發音特徵在南投草屯、埔里及臺南官田均頗為顯著。

3. 臺閩語不變調之例外

(1)具有主謂關係之「主謂式動詞」（含〔名詞〕+〔動詞〕及〔名詞〕+〔形容詞〕兩種形式），如：地動（地震）之「地」、喙焦(chui^{3→3} ta¹)（嘴乾）之「喙」。「喙」若唸成變調(chui^{3→2} ta¹)，則語意變成「主謂式形容詞」，表示「嘴巴目前是乾的」。²¹

(2)輕聲弱讀音節的前字不變調，又分為以下兩種：

A.其一是以後字弱讀，前字不變調，來表示是加重語氣：如「陳厝(tan^{5→5} chu^{3→0})」及「陳家(tan^{5→5} ka^{1→0})」之「陳」均不變調，但「厝」與「家」為「實詞虛化」的現象，唸輕聲弱讀。其他詞例如：「七月(cit^{4→4}-gue^{8→0})」（偏漳州腔）、「嫁人(ke^{3→3} lang^{5→0})」；

B.其二是弱讀「虛詞」（接尾詞）之前字不變調：如「灶仔(cau^{3→3} a^{1→0})」、「陳兮(tan^{5→5} e^{1→0})」，「仔」、「兮」為虛詞，後接之「灶」、「陳」等均不變調。

4. 臺閩語形容詞三連音重疊之連續變調（參，許極燉，1990：114-116）

(1)本調為第 1、7、8 調者，三音節中的頭一個音節要變為上昇調，近似第 5 調（更接近臺國語的第 2 聲）；第 2 音節按一般變調規律變調（如圖 3-3 所示）；末音節不變調，如：新新新(sin^{1→5} sin^{1→7} sin¹)、舊舊舊(ku^{7→5} ku^{7→3} ku⁷)、直直直(tit^{8→5} tit^{8→4} tit⁸)。

(2)本調為第 2、3、4 調者，三音節中第 1、2 個音節按一般變調規律變調；末音節維持不變調，如：冷冷冷(ling^{2→1} ling^{2→1} ling²)、臭臭臭(chau^{3→2} chau^{3→2} chau³)、急急急(kip^{4→8} kip^{4→8} kip⁴)。

(3)本調為第 5 調者，三音節中，第 1 個音節有保持本調的傾向（更接近臺國語的第 2 聲）；第 2 音節按一般變調規律變調；末音節不變調，如：紅紅紅(ang^{5→7} ang^{5→3} ang⁵)（偏泉州腔）或(ang^{5→7} ang^{5→7} ang⁵)（偏漳州腔）。

四、臺客語的變調系統

臺客語變調的思考與臺閩語不同，臺閩語的變調是以「須變調字」本身為中心思考；臺客語，則只有特定調值（低昇調及高入調）才須變調，而且必須視後接字的調值，才能決定是否必須變調。其次，臺客語的兩大次方言（四縣腔及海陸腔）各調調值的表現恰好是高低音相反，例如四縣腔的陰平調為低昇調（調值 24），海陸腔則為高降調（調值 53），其它調情形的相同。（臺客語之調值請參考表 4-9）

1. 四縣腔變調的情形只有低昇調（陰平調）三種情況，就是低昇調字後接高平調（去聲調〔四縣客語去聲不分陰陽調〕）、低昇調及高入調（陽入調）時，它都要由低昇調變為低平調（陽平調）。

2. 海陸腔變調的情形有兩種：

(1)低昇調（陰上調）三種情況，就是低昇調後面不論接什麼調，低昇調都必須變為中平調（陽去調）。

(2)高入調（陰入調）時，它都要由高入調變為低入調（陽平調）。（以上參：徐兆泉，2001：xvii）

從變調模式來看，臺閩語的變調比臺客語的變調情形複雜許多，臺客語變調後的調值，不論海陸

²¹其他詞組如：天光、鬼知、手痠、腳痛...等之前字均有不變調現象，意義相同。

腔及四縣腔以平調為主，使得客家語聽起來比閩南語為「平板」。其次，偏漳州腔閩南語第 5 調變為似第 7 調（中平調），從臺閩語變調規則上無法解釋，或者從臺客語的變調，可找到些許脈絡（即低昇調變為〔中、低〕平調），從「漳州話與客家話的血緣關係，較泉州話與客家話的血緣關係，更為接近」來反證，或許可解釋偏漳州腔臺閩語第 5 調變調不規則的原因（不過這僅僅是作者的推理而已，詳細有待進一步驗證之）。

五、綜合比較

綜合比較語言學、語言史及漢語學者對上古、中古、近代漢語語音的研究成果，可作如下的推論：

1. 文、白異讀

文白讀對立愈強，表示同時存在兩種以上不同時代語音結構的情況愈明顯，中國南方的語言（如閩語）中，白話音通常相對古老，文言音通常相對年輕，臺閩語文白對立的現象比臺客語明顯，顯示臺閩語語言層次較為複雜，古漢語的比例較多。

2. 〔b〕、〔g〕、〔d〕、〔dz〕濁音之有無

濁音、入聲韻尾及帶有”r”的韻尾，均為上古漢語的發音特徵。唐代以前古全濁音仍在，臺灣漢語方言中，只有臺閩語（不分次方言）存在濁音系統，臺客語及臺國語均已消失，表示臺閩語此音韻系統，較臺客語及臺國語為古老。

3. 入聲韻尾之有無

在元代仍存在入聲韻尾，臺灣漢語方言中，入聲韻尾以臺閩語（不分次方言）保留 4 個，最為完整；臺客語（不分次方言）保留 3 個居次，臺國語則完全消失，表示此音韻系統，臺閩語及臺客語較臺國語為古老。

4. 帶有”r”的韻尾之有無

臺灣漢語方言或次方言中，只有海口腔臺閩語帶有”r”的韻尾，表示海口腔相對於其它臺灣漢語方言，較為古老。

5. 唇齒音、舌上音

唇齒音（〔f〕、〔v〕）起於唐末，為典型中古以後產生的漢語聲母；舌上音產生時間大致與唇齒音相當，舌上音空韻亦可能為中古以後產生的語音。無舌上音、無唇齒音及無空韻者表示語言相對古老。

6. 撮口呼及儿化韻

撮口呼（ㄨ），為近代官話系統的語音特色，缺乏此韻母者表示語言相對古老。儿化韻表現為北京話的特色，臺閩語及臺客語的方言或次方言中均無撮口呼及儿化韻，臺國語雖有，但表現得不及北京話顯著。

7. 聲化韻（“n” “ng” “m”）

“m”這個聲化韻為近代官話所丟失。故在漢語方言中，有“m”韻尾及帶“m”的母韻種類愈多者，表示語言相對古老。臺灣漢語方言中僅有臺國語缺乏”m”，表示就此音韻系統而言，臺國語最年輕。在臺灣漢語方言間，“n”、“ng”的表現，則較無差異。

8. 鼻化韻尾及鼻化聲母

在臺灣漢語方言或次方言中，鼻化韻尾僅存在於臺閩語各次方言的白讀音中，且以偏海口腔（廈門腔轉化）的數量最多。鼻化聲母的表現愈顯著，表示語言系統相對年輕。

9. 聲調數及變調

（一個音節內）有聲調表現，為漢語有別於其他語系的語音特徵。從臺閩語、臺客語及臺國語的

比較，似乎是：聲調數愈多（粵語 8-10 個聲調），語言相對較古老。其次，臺閩語的變調方式最複雜（福州話的變調比閩南語更為複雜），臺客語次之；臺國語僅上聲有輕微的變調，相對單純。

將表 3-18 與第二節臺閩語及臺客語的語言發展史論述交互印證，則可發現表 3-18 中各漢語方言或次方言的「相對」古老程度排序如下：海口腔臺閩語 > 偏漳州腔臺閩語 > 臺閩語文讀音 > 偏海腔臺閩語 > 四縣腔臺客語 > 海陸腔臺客語 > 北京腔普通話 > 臺國語。

表 4-19、臺灣各漢語方言及次方言之比較

方言及次方言 ^a	文白異讀	聲調數	變調數	濁音	舌上音	空韻	唇齒音	舌面前音	ㄌ
臺國語	F	D	E	×	B	A	B	B	◎
北京腔普通話	G	D	A	×	A	A	B	A	◎
海陸腔臺客語 ^c	E	B	C	×	C	B	A	C	×
四縣腔臺客語	D	C	C	×	×	C	A	×	×
臺閩語文讀音	×	B	B	A,B	×	×	×	×	×
海口腔臺閩語	A	A,B	B	B	×	×	×	×	×
偏海腔臺閩語	B	B	B	B	×	×	×	×	×
偏漳州腔臺閩語	C	B	B	A	×	×	×	×	×
方言及次方言	鼻化聲母	r 韻尾	儿化韻	聲化韻	入聲數	鼻化韻	零聲母	聲母數 ^b	韻母數 ^c
臺國語	A	×	B	C	×	×	E	A	E
北京腔普通話	A	×	A	C	×	×	E	A	E
海陸腔臺客語 ^c	◎	×	×	A	B	×	D	B	D
四縣腔臺客語	◎	×	×	A	B	×	D	C	D
臺閩語文讀音	B	×	×	B	A	×	B	D,E	B
海口腔臺閩語	B	◎	×	B	A	◎	A	E	A
偏海腔臺閩語	B	×	×	B	A	◎	C	E	C
偏漳州腔臺閩語	B	×	×	B	A	◎	B	D	B

^a 表格中英文字母排序愈前面，表示項目數量及個數數量愈多，字母相等表示極相近或相等。

^b ×表示「無」；◎表示「有」。

^c 空韻實為聲母的表現，故計算上宜併入聲母數而非韻母數較為合理。海陸腔臺客語嚴格說來並沒有ㄌ、ㄍ、ㄒ三個音，只是其ㄌ一、ㄍ一、ㄒ一這三組音的音位十分接近ㄌ、ㄍ、ㄒ而已（仍然可以分辨出來其間的差異）。